



健松齋集卷之八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論

范增論

史稱范增年七十。素家居。好奇計。方子曰。嗚呼。增亦何嘗有奇計哉。增之事項羽有年矣。矯殺卿子冠軍。增未能救也。倡議立義帝。羽弑之江中。未能明大義以諫也。入關倍約。燒秦宮室。殺降王子嬰。掘始皇塚。增未能止也。屠咸陽。坑秦卒二十餘萬人。不聞一言解也。韓生請都關中。怒而烹之。又未能指畫形勢。建

不拔之業也。尊爲亞夫。侯封歷陽。漫然一無所匡救。安在其爲奇計哉。且夫仁暴順逆之分。增非不知也。增勸羽擊沛公。曰。沛公入關。財物婦女無所取。此其志不在小。又曰。使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夫天之所興。人不能廢。不待知者而知也。乃明知漢王之必有天下。思奪其成功。鴻門之宴。舉佩玦示羽者三。雖曰。君王爲人不忍。蓋亦有天幸焉。夫人苟有旦夕之祿。天猶必曲庇以成之。荆軻之匕首。不能堪秦王項莊之劍。顧可擊沛公于座乎哉。迹其所爲。不過庸夫墜子。陰鸞猜忌之謀。冀倖成於萬一。意

居家好奇計。止此耳。究之樊噲翼蔽於內。張良計畫於外。太牢惡草具進。君臣猜間。歸死彭城。以術制人。反受制於人之術中。安在其爲奇計也哉。且增旣年七十矣。其更事必多。其閱境已久。老馬知途。非一日也。旣不能引魯連高蹈之義。復不能有馬援擇主之明。又不能效伍胥死諫之節。迨禮遇寢疎。始乞骸歸卒伍。且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夫天下紛紛。方苦戰爭不休。乃以大定懟其君。好奇計者固如是哉。蘇子顧以增爲人傑。意者周旋喑鳴叱咤之間。或別有深謀祕策。而史故畧之歟。夫陳平六出奇計。而

漢以興增好奇訛而楚不免於滅則其效蓋亦可觀矣

漢以興增好奇訛而楚不免於滅則其效蓋亦可觀矣

鄭伯克段論

余友錢唐毛稚黃論鄭伯克段于鄆深責叔段可謂詞嚴而義正矣獨恕於論莊公謂呂氏釣者負漁獵者負獸為謬余竊以為未盡夫段固不得為良臣悌弟莊公顧可為仁君孝子乎哉蓋當莊公之寤生也武姜惡之愛共叔欲立之君臣之變兄弟之禍啓於武姜愛憎之心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信矣顧段不過一遊畋豎子耳讀于田之什恃材好勇類皆猥薄浮蕩之所為其繕甲兵具卒乘也安知非侈羽獵之盛思誇美于國人歟乃公於此既無蒸父之化而復

昧于教誨之方。始則縱之以逞其心。繼且緩之以伺其變。請制之時。已儼然有死其弟之心矣。何者。制固巖邑也。亦何難曉以大義。息其邪謀。乃必引號叔以懟其母。仁人之于弟也。固如是哉。且夫兄弟情也。誅賞法也。賢者不以法勝情。亦不以情屈法。使段逆謀果著。如吳淠。永王璘。宸濠故事。聲罪致討。使天下後世知有罪在所不赦。而因以明其不得已之心。豈非法立而情盡。乃祭仲之諫。則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公子呂之謀。則曰毋庸將自及。子封之請。則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蓋明設一阱以需之。垂餌以俟。

之。若惟恐其惡之未深。而私幸其罪之日積者。卽欲不謂之負獸負魚。不可矣。况父母之分。尊如天地。孔子言徵不言在。稱名之際。非獨分不容忒。心固有所不敢也。公則直以姜氏呼其母。亦何待城賴之誓而始見其忍哉。故吾謂叔段固不得爲悌弟。良臣公亦不得爲仁君孝子。蓋存毛子之論。以示人臣無將之義。所以峻亂賊之大防也。臣道也。弟道也。由吾之論。以推昔賢所未及。所以立慈孝之大本也。君道也。子道也。

蘇軾論

宋蘇子瞻軾賢者也。惜也。恃才陵物。而好自行其意。夫其恃才陵物。非不知才之不可恃。物之不可陵也。特好自行其意。而嫌怨因之日甚。夫程頤當世之賢人也。生平誦法孔孟。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司馬光呂公著薦其行義詳矣。哲宗冲幼。國是未定。得頤等數輩在經筵。寧不足以裨益君德。子瞻素推獎善類。而於頤顧深嫉之。加玩侮焉。慶弔之爭。則曰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又嘗斥之爲不近人情。夫非人情不可近。莫若王安石。頤之守正。視介

甫之執拗何如哉。二人之隙既成。而胡宗愈孔文仲顧臨之徒。連章論劾。願遂不安其位。夫願之賢。軾非不知也。軾之于願。亦非若邪正不竝立。必去之而甘心也。直以願好引古禮。軾豪邁不羈。其性之不相入。若柄鑿然。而文章道義之爭。遂甚於水火。雖曰附和者爲之。然軾之恃才陵物。好行其意。蓋已久矣。安石之以新法誤天下也。好剛偏執。亦由所用非其人耳。軾之好行己意如此。設進而柄用。能泯嫌怨如司馬諸公平乎。吾知有所不能也。同類攻擊日甚。而大儒之講席旋移。使天下後世。謂新法之行。安石尚引程顥其議。而崇政說書之罷。由于子瞻。豈不惜哉。劉定之論元祐三黨曰。蜀黨侵隣之兵。洛黨應敵之兵。其得失固有在矣。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又曰。中立而不倚。賢如子瞻。猶不免乎始而黨。繼而爭。卒未講于中立之道也。况其下焉者哉。

魯仲連論

古未有自處高而以不忠教人者。卽未有教人不忠而可爲天下之士者。蓋所謂天下之士者。羣天下之人而引之於義也。是故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其人而宣力盡瘁焉者。不難贊襄以畢其志。若夫成敗向背之際。苟稍涉于徘徊瞻顧。則惟恐其或陷于非義而委曲以成之。此所謂高世之行也。徒逞口舌之能使。人忘仇讐。而輕棄其君父。雖超然遠引。其去縱橫功利幾何哉。魯仲連當世所稱天下士也。由今觀之。辭平原之封。踏海不肯帝秦。可謂輕世肆志矣。而射書

聊城抑何教人以不忠也。夫人臣受命而出，軍國存亡繫焉。成則不敢任功，敗則無所逃罪。戰國之世，君臣之義不明久矣。且而帥師，夕而棄國，是故吳起去魏，樂毅去燕，廉頗去趙，視其職任若傳舍而棄其君如路人。燕將之才，度非能如吳起、樂毅、廉頗也。捐燕棄世，豈待繫矢射書而後能哉？且夫背城借一，將之分也。仲連誠以義高天下，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此常理耳。乃始勸之以歸燕，繼說之以歸齊。夫燕將既被讒矣，明知其必不能歸國而姑難之，卒乃引曹沫管仲爲證，裂地定封，富比陶衛，意不在歸燕明矣。夫沫

之不死，忍小辱以信大仇也。堂阜請囚，豈人臣之常經哉？陳隆之被執至漢州，大呼城下曰：丈夫死爾勿降也。文天祥北上，王炎午爲文生祭之，徧布道路，賢者愛人，不肯使陷於不義，類如此。幸燕將得書泣三日，卒自剄耳。設因連言而覩然以軍降，是以不忠教人已則超然事外，尚得爲天下之士乎哉？乃或者曰：仲連齊人，聊城之書爲其主耳。夫子貢非聖人之徒歟？存魯亂齊，孔子猶謂非吾意，何況仲連？或曰：人臣死封疆固已，聊城齊地，何必爾？不知地則齊境而命之者燕王也。背君辱命，將奚取焉？或又曰：聊城圍久

士卒多死。連蓋爲保全生靈計也。嗟乎。不觀睢陽常山之事乎。使天下之爲將者。皆以保全生靈爲得計。將殉國者爲不智。而全軀保妻子之屬。皆得托之以苟免矣。雖然。仲連之爲此。非爲身謀也。田單言于齊王欲封之。仲連遂赴海上。嗚呼。此仲連之所以輕世肆志也歟。彼惟輕世。故功利不係其心。惟肆志。故止求濟其說。而不必揆之于義。若陷人于不忠。而身受其爵賞。豈仲連之心哉。然則仲連在當日。彼所謂豪傑之士。而惜乎闡于君臣之大道也。

項王論

宿遷古下相地。卽項王故里也。余北上過此。阻雨感楚漢舊事。率成此論。

古今大英雄人。其制事必果。而其用情常深。夫深於情。未有能果於事者。也。故情之所在。善用之而成。不善用之而敗。夫英雄情深。孰有如項王者哉。當羽與沛公受命懷王。約爲兄弟。手足之情定矣。顧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鴻門之宴。范增召項莊以劍舞。將擊沛公於坐。殺之。舉所佩玉玦示羽者三。項王猶豫未忍。沛公得間道脫走去。論者謂張良之出。樊噲之入。

項伯之翼蔽功莫大焉。而不知項王固不忍殺沛公也。英雄舉事以力爭。恥以術濟。使果甘心沛公。直几上肉耳。詎肯聽其間行至軍哉。迨勢窮力蹙。在常人必自悔其用情之誤。而羽終未嘗一語及沛公。忼慨起舞。惟舉而歸之於天。蓋至是而項王之情愈見矣。且垓下何時乎。眷念愛姬。傷心駿馬。與呂馬通數語。戀戀故人。其深情且如此。安能殺沛公。亞父曰。君王爲人不忍。韓信對高帝曰。項王婦人之仁。其深於情。不果於事。二人固知之久矣。漢王豁達大度。誠過之。然隔鴻溝而語曰。吾與羽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

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嗟乎。此何言歟。此言而忍出於口。將何所不至歟。幸項王不卽烹太公耳。設親膏鼎鑊。何以令天下。韓彭蒞醢。猶其小焉者矣。然則天下最深情莫如項羽。而至薄卽莫若沛公。楚滅而漢興。羽所以痛心搯擊。呼天以自解也。或曰。項王不殺沛公固已。顧義帝君也。弑之江中。宋義主將也。卽帳中斬之。夫獨非人情乎。曰。此其所以爲項王也。使能善用其情。豈有垓下之剴哉。故吾謂項王之霸也。以力興。而其亡也。以情敗。情之敗事。不獨一項王也。

之太峻仍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則漢樂可知已
唐制七德九功之樂其樂章名十二和豫和降天神
順和降地祇永和降神鬼開元時又有龍池聖壽立
部坐部等曲則漸靡矣宋更爲十二安祭天奏高安
祭地奏靜安宗廟奏理安正冬朝會奏永安祭饗酌
獻飲福受胙奏禧安明初定制天地宗廟社稷及日
月太歲風雷嶽瀆先師先農先蠶歷代帝王諸祭奏
中和肅和凝和壽和豫和熙和諸曲所用間不同要
卽唐十二和而推廣之也洪武二年定朝會燕饗樂
舞之制凡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奏飛龍吟風雲會

慶皇都喜昇平賀聖明諸曲燕饗進爵奏起臨濠開
太平安建業削羣雄平幽都撫四裔定封賞大一統
守承平九曲上膳奏飛龍引風雲會慶皇都賀聖明
九重歡萬年春之樂平定天下撫安四裔車書會同
之舞四年尚書詹同陶凱等進更製宴饗樂章一曰
本太初二曰仰太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
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行九曰
樂清寧命協律歌之七年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命
儒臣製歌致謹慎監戒之意於是上所撰神降祥神
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鑾歌其

詞皆存規諫十五年御奉天殿受朝賀賜宴用儒臣重製燕饗九奏曰炎精開運曰皇風曰眷皇明日天道傳曰振皇綱曰金陵曰長楊曰方醴曰駕六龍二十六年復加申定焉太宗永樂初定合祀合饗禮樂一如舊制其燕饗樂舞一奏上萬壽之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撫四裔之舞三奏感地德之曲車書會同之舞四奏民樂生之曲表正萬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舞蓋自是禮明樂備與漢唐宋比隆矣夫一代制作莫大於禮樂古帝王精詳釐定豈好爲煩縟以侈觀聽哉誠謂美盛德之

形容告成於天地祖考班朝宴會皆以和氣相感召故肅雍之奏在廟廷而清明廣大之象見于天下和平之音動乎神聽而性情之感深入乎人心風俗而不自知非可苟焉而已也我國家制禮作樂悉準

前代

世祖章皇帝聲律身度於郊樂廟樂章親加審定蓋已用之萬世而無弊矣

皇上觀光揚烈削平僭亂統一區宇則釐正樂章告成於

天地

祖考誠萬世一時也竊謂昭代之樂履中踏和蓋不知幾經參定矣推

祖宗積慶發祥之意垂諸無窮豈可輕議更易乎審其音聲調其節奏正其訛舛是卽率由舊章之大端也顧愚聞之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園丘方澤固洋洋雅奏矣

太祖高皇帝勗業開基太王之烈也

太宗文皇帝守成纘緒王季文王之盛也同堂異室之中共爲一奏鋪張揚厲得毋有未備歟明太宗謂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樂章未有稱述朕甚媿焉其

更爲之

世祖章皇帝大勳丕集文德誕敷是武王之受命所謂奕世不祧者也播之聲容奏之廟饗可勿早爲撰述歟是故倣天作清廟以備

太祖

太宗之樂倣執競以備

章皇帝之樂則太和之象不獨在成周矣若我

皇上神功聖德超越古今二十年來懿媿不可勝紀於此分命詞臣製爲朝會燕饗之樂或先文德或先武功禮官采之以爲文歌工按之以爲節神人以協

上下以和世世子孫垂之永久豈直漢唐宋明之極盛已哉抑愚更有進焉古者樂舞皆擇國子生凡公卿子弟在學者預教肄之洪武中詔公侯及諸武臣子弟百一十九人習樂舞以共祀事凡有過疾病者悉遣歸所以修誠敬致感格也今皆沿習俗陋太常所掌又止委之道流平居既未能審聲知音臨時演習何以將事誠取樂舞生更定之兼用俊秀子弟教以升降作止之容高下清濁疾徐之節將秉籥吹笙皆士人依永諧聲無俗學於以成一代之雅樂其爲聖治光豈淺鮮哉謹議

漢廟從祀議

武侯祠在萬里橋南卽古漢廟舊祀昭烈南面東夾室祔後主而西偏稍南爲別廟以祀侯明蜀獻王始爲合祀帝位中以侯及前將軍羽車騎將軍飛配弘治中益以北地王謚將軍傅僉而侯之子瞻孫尚亦以死難與焉明末燬於寇本朝平蜀督撫諸君葺而新之乃奉昭烈前殿而配以關張北地王傅僉後殿祀侯瞻尚左右配康熙中按察使宋可發修侯廟始增蔣琬費禕董允龐統趙雲馬超黃忠向寵張苞關興姜維等十一人今仍之方子瞻拜祠下顧而嘆曰

功臣配饗太廟禮也爲別廟爲後殿已非禮之正然
侯之功大而德隆且後人俎豆固不必與太廟比則
權而不失其正未爲無當也若濫祀之失則有不能
無議焉者古者有功德于民則祀之不當祀而祀謂
之淫當祀而不祀謂之滅禮是故君子慎之關羽張
飛號萬人敵且同起微賤義同兄弟所謂干城腹心
之寄也當陽之役微趙雲則後主且不免虎口矣蔣
琬費禕內修國政外禦強敵董允獻替盡忠終允之
世黃皓不敢爲非皆可謂賢矣龐統非百里才雖未
盡其用武鄉之流亞也之七臣者文足以經邦武足

以戡亂以之配食夫何媿焉北地王後主之子而昭
烈之孫也卽身死社稷不當與羣臣等黃忠老將知
兵然在當日僅斬一夏侯淵耳馬超雄武志報父讐
入蜀以後未聞有所建豎也向寵性行淑均見于亮
之表薦然秭歸之敗祇能自全其軍卽軍中之事一
以吞之其大畧已可見矣張苞早天關興少有令聞
丞相亮器之亦早卒今乃儼然竝于二父得無如演
義所稱從亮出師有斬將搴旗之烈乎傅僉戰死陽
平關忠矣然其父將軍彤猗亭之戰亦罵賊死祀僉
而不祀彤何以示勸亦何以安僉心若夫姜維者魏

之降將也分守下邳歸款于蜀雖屢有戰伐然勞民
斂怨迄無成功安樂公失國不能拒戰死敵覲然以
其軍降鍾會之反又親附之乃欲構鍾鄧之釁使會
盡殺北來諸將因殺會復立漢帝卒之魏軍殺會維
亦被殺夫身旣降矣顧欲因人乘釁以復舊業能乎
否乎有婦於此夫爲人所殺已從而嫁之語人曰吾
將伺隙以報夫仇其誰信之維之所爲得毋類是其
生平狙詐反復蓋戰國策士之流不忠之大者也然
則何以正之曰祭法有分祭有合祭有附祭有一方
之祭其崇德報功一也向者後主嘗祀東夾室矣雖

亡國無道顧父子天性不可棄則仍昭穆之制分祀
後主北地於東西二夾室於義不較當乎故夫張苞
關興附食於其父之廟而別爲忠臣廟合祭僉父子
與當日死事之臣馬超黃忠向寵各祀於其鄉或所
歷之地若姜維者斥而去之可也或曰蜀人尚鬼信
巫故所祀諸神有工主江主川主之屬姜維業祀威
州矣蘆山黎州又皆爲立廟是必有功于蜀烏可斥
夫黷亂無稽愚民惑之龐統張飛與夫李冰嚴顏韋
臯生有功德歿爲明神或未可知苟以土人之祀爲
可據則龍安之祀鄧艾果何以稱焉或又曰七臣之

當祀是已章武延熙間不乏文武將吏節取而益之意者其法正乎嗚呼是又劉璋之罪人也

毛孝子殉父議

毛孝子周字藩侯事父母至孝謹順治乙未閩寇

掠毛村擄其父索賄五百金孝子聞變慟哭顧貧不

能應傾貲往贖不許粥田廬往亦不許哭貸親友得

數百金往復不許孝子計無所出乃詣賊求以身代

且告賊曰我孺子耳父歸當多得金賊信之縱其父

孝子爲質比父措置趨贖之已移營處州山中官軍

曾剿不可踪跡矣於是里中稱毛孝子乃好事者疑

之謂孝子之得稱爲孝以殉父也殉父則必死而後

論始定今孝子存歿未可知遽以孝名之信乎余乃

喟然曰是未知孝子之用心也孝子之心知愛父而已當其傾資粥產往返數千里不辭勞不避險可謂難矣然志在生其父未嘗計及於死也及數往不得釋計窮力盡乃出于代父代父而父不忍則多方給賊以信之意亦惟父得歸爲幸耳父歸而吾之心慰矣生與死并未嘗計也未嘗計及於死而卒不免於死此則孝子之不幸而亦天之所以成孝子也且其時何時乎淫刑酷考殺人如草菅得金則生不則死甚有金盡而猶不得歸者矣孝子豈能免乎師徒雲集玉石俱焚孝子卽脫于賊其能免于兵乎崖谷之

隄削毒蛇猛獸之搏噬其足死孝子者又無論矣故使孝子而存也老親在堂必不肯久離增倚閭之痛若孝子而竟死也白骨青燐招魂何處淒風寒月之下有不可思不忍言者於此而猶責以未必死亦過矣或曰孝子之必死是已吾聞古之孝者或以身代僇或爲父代刑曹娥女十且抱屍而出孝子特死於寇與兵耳安可以殉父名嗟乎亦思孝子果何爲而死于寇與兵乎捐軀赴難所謂志士仁人也孝子以書生能之而猶不免於吹求之論人道幾何而不漸滅哉或又曰然則君修邑乘何不立傳以傳孝子乎

曰此非吾所得專也令甲凡孝子節婦非奏請旌表不得輒入志吾爲孝子及蔣烈婦請者數矣旣不敢特書以干功令又不忍二人者泯沒不傳不得已而載於弭盜之後所以志二人之死之由以待後人也吾嘗作蔣氏傳而孝子事則其從兄會侯傳之最詳故不復述今年見孝子之子超倫讀所爲孝行狀哀孝子之用心純於愛父而超倫負才好學三十年來切切焉未忍一日忘其親也因舉向所聞著之於議而孝子之爲孝子益信

松齋集卷之九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賦

璿璣玉衡賦

有序

康熙十八年
御試

臣聞 聖人御曆德莫大於敬天 元后乘時制
獨隆於法帝蓋欲授人若昊必先立象陳儀五紀
以還非無容成大撓之命三古而後遂有土圭臬
影之司然而察變觀文首重華以立極良由制器
尚象準乾造而不違璣衡千古爲昭璿玉四時不
易蓋璣圓象天二曜之運行適合衡平測影五緯

之纏次攸徵此立儀立象所由開卽先天後天之
莫外我

皇上德符乾健光啓離文頒時憲以一車書衍永年
而垂法象固已三辰叶序五德徵休乃當右文策
士之時特深稽古觀型之慕夫以天象爲可畏則
災祥總修省之誠以帝治爲當遵卽制作寓率循
之志自與危微精一同心豈直濬哲文明合德已
哉爰疏短賦謬塵蕪詞雖猶井窺管測之常竊附
就日瞻雲之義賦曰

國家化洽八紘威行九有榮光塞河松雲生牖駿業
龍於夏荒鴻施徧於林藪三能齊夫秦階六府粲乎
奎斗兵銷日月位秩星辰瑤圖孔固寶歷恒新登靈
臺而布憲吹豳籥以宜民蓋七十二候協其應而二
十四氣無勿均律中姑洗時屆杪春若稽古制廼
命儒臣緬姚虞之律度察在天之呈形原夫協帝承
符紹堯出治化始家庭道隆孝弟河圖告其帝期干
羽馴於聖世吞岳牧以襄猷徧羣神而肆類按四序
以準時莫兩儀而定位爰當敬授用詔司天朝日夕
月占星定躔重黎之所未習羲和之所未傳將布令
而敷政憑璣衡以察焉若夫天位乎上渾渾無端左

旋右轉若珠在盤黃道赤道二曜運行於其際青環
黑環五行迭見乎其間擬觀象以崇效斯靈承而
觀維玉爲管平衡是式仰而瞻之與天無極追琢既
有其章矩度不愆其職象橫吹以無聲擬葭管而愈
密璇儀之所昭回胥粲然而勿失爾其理以形求法
由器審仰睇顛蒼旁窺流景幾爲體而衡爲用亦濔
常動而玉常靜當雨晦而風蕭或宵昏而漏永譬測
海之有資望指南而共省極象緯之紛繁且孰遁於
俄頃於是疾若磨輪圜如倚蓋日以遲爲進月以疾
爲退薄蝕成於相掩閏差始於交會升恒之理攸昭

陰陽之義斯在義暉出没蟾兔盈虧晦朔弦望寒暑
歲時躔鳥玉兔之象扶桑籌樹之枝魚滅蚌盈之變
重輪抱珥之奇假尺管而考驗實昭垂於靡遺至於
金號長庚火名熒惑歲則在東辰乃集北填星中央
是曰土德廻旋列宿之中出入天衝之側或伏見而
無常抑循環而有則聚并集奎聯珠合璧九野緯緯
星輪歷歷若燭照而數計舍齊衡其焉測爰是析因
寒與謝南西東對峙育物候呂吹銅以調六氣以叶
八風無遠弗屆有象咸通蓋不俟馮相保章世其氏
挈壺刻漏有其功章壽紀元之準已具於神明制作

之中迨夫典册故垂師承勿替渾儀猶精璣之遺圭
表實玉衡之義洛下殫其幽通一行符其冥契亘六
合以窮微審四遊而卜歲酌古準今因時定制晷影
之永短以平經緯之參差悉備左旋右旋以爲往來
極南極北以別分至箕畢之好象乎雨風州野之區
應乎辰次粵稽古而修明顧今昔其奚異况乃辰居
星拱維德動天財成輔相維帝乘乾故勤民爲欽昊
之本而鑒古實懋德之全禋六宗而奉若統四德以
辨慶感再中以仁儉回熒火於三言斯則祇承以陟
降矣必則古而稱先乃若緯測之經占候之術周髀

宣夜之紛紜太白東方之詭譎匪警畏之攸資宜推
算所勿述然則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念於穆之難誌
凜儀象於有赫萃七曜於一心斂休徵而惕翼彼符
瑞之侈陳烏足與觀
至人之令德

經史賦 有序

康熙二十四年 御試

臣聞重學崇儒 聖世大同文之治因人徵事
 哲王切稽古之思惟諸經為載道之書而列史實
 觀型之要論傳虎觀每辨異同序出邇英用資法
 戒尚矣欽惟

皇帝陛下離文廣被乾德懋新日隻日雙旣探聖賢
 之奧部甲部乙復綜帝王之全固已學備古今勳
 銘典冊乃當 講幄談經之暇彌厓補展問道之
 心特試儒臣俾陳經史 臣學疎六籍職媿三長竊
 從咕嗶之餘畧悉源流之概不揆鄙陋謹獻蕪辭

賦曰

苞符初啓五緯耀光丹書綠字文教乃臧觀天象以
察變審人文而化昌粲日星之在列儼雲漢之爲章
書封宛委典祕西陽秦灰旣熄魯壁方彰受漆書於
杜林校石經於中郎寶真本之瓠史壘博雅之書倉
五車統會四部分藏金題玉躐細帙縹囊維經笥與
史乘實載籍之弘綱粵自龍馬方呈河洛始貢立畫
披圖因時效動夏良商坤乾元爲重義文周孔衍其
傳卦爻象象異其用實理立而數存遂前民而覺衆
陶唐虞夏代有傳書典謨訓誥制治攸殊精一危微

之統緒兵農刑政之興除竹書發於汲冢掌故受於
焚餘允帝王所莫外矧疇範之與道俱爾其溫厚和
平詩以言志正變雖分性情攸寄比賦興之較殊風
雅頌其各異大化始於二南刪定通乎六義總以適
夫人心卽採風而已備惟聖之道志在春秋春王正
月大矣尊周予奪是非之正興亡理亂之由筆削以
定文獻以修游夏所勿克贊宜告備而虹流迨夫蒼
萃諸儒是曰大禮考工以補冬官曲臺以秩人紀大
而朝聘祭饗之儀細及內則少儀之理綱舉目張禮
明樂美詎綴葺於後人乃經曲之有體此皆載道之

全書與天地而終始至於儀禮周禮委曲周詳齊論
魯論見道美牆左豔而富功翼素王辨裁清婉公穀
分長爾雅極卉木飛潛之細孝經實至德要道之常
咸文章之淵府允道義之津梁垂萬禩而勿替胥異
代而同堂然而傳會滋繁異同紛起師授專門雌黃
詆毀擬易則太玄元包說詩則五際四始今文古文
以疑書大戴小戴以議禮張蒼杜預之鈎深何休范
甯之櫛比譬繁星之爭明若蹄涔之測水苟返本以
窮源夫孰窺其所紀若夫道以經傳法由史立羽翼
天經扶維人極祖麟筆以編年規壁書而紀實繫懲

勸之是資詎旁獲其勿及則有網羅百代創起龍門
闡臺今史著述攸存信史家之弁冕庶幾行之可倫
范繼班而述漢始華辨以成文志三分於陳氏乃帝
曹繼蜀之紛紛晉魏以降史職彌專或奉詔而奏草
或獨撰以紀年或合衆長以成帙或歷歲月而增補
或以裨官賄請或以穢史叢慙嗷齊諧之冒史復何
有夫長編然觀南史北史之並行書唐新唐之各著
盧陵接班馬之遺潛漢表金元之精遺盡出而法戒
昭綱目成而褒議寓斯史氏之攸光允三長其各具
是故道之體用具於經政之汚隆備於史經學舉則

學術醇史職修則政事理教典贊丘索之倫勳堯化
循蜚之始皆相輔以成文斯交修而疊疊
天子備千聖之令德審歷代之源流統天人以應
被民物而遐周猶且蓬山鄒架爰吞爰詠細旃廣展
雖休弗休考史成以鏡古開經幄而進修太常博士
之所掌金匱石室之所收陳農之所未輯河間之所
未求靡不殺青竹素索隱探幽瑤璣祕閣充宇汗牛
一道德而同風俗型百辟而格九州美哉蒸蒸乎右
文之懿孰又奚論乎石渠天祿之儔

擬大獵賦

皇帝十有七年秋九月大獵於南苑講武事也維時
金風乍肅玉露初流寒蛩夜語候雁南游風蕭蕭而
捲戶霜颯颯而被丘洞庭波兮木葉下鷹隼鷺兮羽
族愁葭迴南呂祭屆驅劉猶人竣事萬寶畢收正勅
法明刑之日亦詰戎習武之秋於是圻父諏儀秩宗
筮吉宜則天行以應商律乃啓端門警仙蹕六龍矯
首雙鳳齊翼青旆胥夫朝霞紅旌彗乎皎日召烈缺
使前驅命豐隆而後集吹清角以啁嘈鳴征笳而凜
栗鏘玉鸞之輅車按金雞之廣術度阡陌之鱗鱗睇

鳳城之奕奕懾萬國而誠六師於南苑乎是蒞夫此
南苑也靈囿萬戶層城九重逍遙帳殿縹緲離宮周
池不鑿珍林白豐峯瞻涿鹿門對沙龍瞭鷹之臺百
尺儀鳳之門四通戶鮮金鋪之飾堦無玉璧之崇長
松蔚柏紫篠丹楓綠垣環匝茂草蒙茸翳天蔽日莫
知西東周法禽獸充仞乎其中爰乃陳車攻之詩奏
蒐獮之樂揚風發之靈旂引雷空之巨礮狸首三歌
騶虞九作劍啓星移鼓行月落張師徒以合圍陳百
戲而奮躍則有楚材三戶蜀郡五丁魚麗七萃虎賁
九營伏飛決拾之士拔山超距之英翼展象犀之卒

箕張羆豹之兵據河魁而列陣乘太白以飭旌叱咤
而山河震悚跳蕩而林壑驍騰旃鬚鶴膝機臂魚文
草枯鷹疾沙軟蹄輕馬則追風逐電人則躡景騰雲
控弦則弓彎明月飛鏑則羽簇流星於是雲怒濤舒
雷行風往瞋目星奔發聲谷響拉虎摧熊分犀裂鱗
殪道兕於陰林抉文豹於榛莽伏嶺之狐喪其居顧
窟之兔奪其養麋麇之巨駭其羣獐麝之細視其膽
亦何俟擊伐以躬親固已陳三品於陛級之上迨夫
彌天置網被野張罟虞人逞技羅氏喧呼仰虧流景
俯接平蕪雖寬一面猶用三驅曳鳴雁下飛鳧梢駕

儉本齋集 卷之九
九
鸞落鼠餘翔鸚掩於絃內矯翮隕於荒塗九霄勁羽
三匝啼鳥鳩鵲水宿鶴鵠雲扶莫不薦陳珍膳近狎
雕斂蓋上林長楊未足侈其盛而甘泉驪阜亦何能
壯其模况復蒼隼脫鞬海青遙戾飛土彈空繁弱振
地七札頻穿五羝同殪猿抱木而遙驚鳥聞弦而早
墜鹿有由而自來雉承媒而畢萃獲無問乎公私地
奚殊於險易詎卽鹿而無虞實前禽而後至於陳
大射奏承雲挽迴日靜征塵進百福之酒飾五采之
正唐弓九合夏箭三成騎揮九逸轡縱五文始移竿
而貫鵠旋聽鼓而鳴鉦太史書籌而紀勝司馬頒賞

以鹿榮養人飭饌酒正揚觥杯浮鸚鵡脯擘麒麟蜀
錦魚油之錦莊山鮫文之金茲白乘黃之駿金貂玉
珥之珍策勳受錫以夫而升彗卯從龍之傑揖讓於
虎懼期門廝養之東竹舞於柳營旄倪聚觀之衆攢
參而壹執要蔡萊鹿之圖履教而畏神濟濟乎桓桓
乎若葵藿之傾地日暮塗之楚會冥獵畢禮成天旋
日轉 宸衷允鑒軍容有展儀典文明颺隨旆捲月
出西山燈連上苑龜啓靈符龍啣燭而露淺綬
萬騎之羽儀迴九重之步趨奉長樂之歡心啓
重闈之廣燕獻頌 宸廟勳列卿功銘石鼓曲度

金罇文園上大人之賦揚亭逸羽獵之音于邁有從
公之樂農隙無馬車之驚游心治籍問道聖經兩階
來格六幕率賓允較盛德乎歲乘時以講武乃耀德
而不觀兵

西域貢獅子賦

若夫儀鳳來庭祥麟出囿犀兕偃於遐荒騏驥充於
內廐鴟張螳怒之衆旣倒戈而勿前島居卉服之氓
亦奉琛而恐後乃睠西睡貢茲馴獸允盛化之攸同
凜車書而輻輳方其白狼誕異鳥弋鍾奇干盤巨壑
萬仞崇崖烟雲變幻林木蔽虧猙獰怪質突兀奔馳
祥未徵於白澤種獨擅夫青猊匪觸邪之豸角詎隱
霧之豹姿當虞羅之乍及辭巖谷而羈縻繫享王其
敢匿奉梯航而獻之於是縹緲雲山焜煌玉帛虎路
三矍羊腸九譯帆檣萬里之勞輪輓千程之力關河

楊柳之津驛路芙蓉之側父老扶杖以攢觀童穉填
驂而嘆嘖此共訝其珍奇彼實陳夫方物其爲狀也
拳毛似斗怒目疑星頰鬚狼集濶臆鳥呻鈎爪鷹騫
之利鋸牙犬錯之陳柔毳拔豪之穎勁毫倒薤之針
弭耳宛足青鬣赤睛羣同牛馬族謝龍麟旣非百獸
之長猶同麋猫之形而其爲物也力擅辭豺威傳搏
象蟄熊驚呼哮虎匿響裂獸則血溢巨川攫鳥則毛
吹指掌吐聲而邃谷雷奔矐目而幽巖電朗四十里
之雞犬息鳴五百程之風雲驟往出林踞魏武之車
夾座侍金仙之講雖傑驚其難馴同豢龍而畜養爰
乃鎔金作柙鏤鐵爲籠遠踰五嶺言歸上宮虎圈之
山君失其暴象房之大客習其雄方依仁而服德遂
戢猛以斂躬望兩階而率舞逐六擾以從風斯豈駕
馭之有術實乃至順之攸通上士陳辭侍臣獻頌槃
木來賓旅葵入貢維德格天無遠勿動肆騶虞角端
之祥與茲白乘黃而効用

天子曰嘻是物也予安所用之今夫深耕致遠民用
是資龍文鳳采瑞爲世儀衎衎榛榛之蟲其何知爰
命服不寘諸上林大官錫譙以勞厥賓蓋
上之所寶在士國之所重惟民信彙遠而能邇亦何

忍貴物而賤人

黃金臺賦

燕昭王既卽位臨乎易水升自薊丘眺恒嶽之噉噉
俯桑乾之奔流挹西山之翠爽睇龍潭之白浮盧龍
峙其北戶涿鹿扼夫雄州吹春陽于黍谷紛車騎于
蘆溝瞻山川之如故忽憐焉而深憂顧謂羣臣曰纘
服前王保邦令子簡賢棄國喆后所恥是故臣靡進
而禹服載新巖叟升而商丁嗣起管隰用則會肅兵
車方名典則烈高薇芑皆積賢以自彊况得人而共
理孤嗣先世之宗祊嗟艱虞其未已甘棠之遺澤猶
存銅馬之鐘簾乍燬方將棲甲楯于稽山誓投鞭乎

濟水弔死問孤卑躬厚幣與氓庶同苦甘冀招徠夫
多士顧乃俊乂裹足髦碩迴車寂寥雁帛縹緲鶴書
詎占熊之失尚父抑吹簫之去伍胥允焦心而刻臆
胡北轍之倒驅將求賢而敬事其何術以教予郭隗
先生進曰帝者尊師王者求友霸主擇臣亡國廝走
驪黃牝牡跡其羣杞梓榎楠擇其有璧來和氏之闔
玉出崑丘之阜干莫延平之津竹箭東南之藪楚有
材而晉用鞅去衛而秦取豈必豪俠盡出于幽并材
武悉登乎朝右且夫龍興雲湧虎嘯風從愛寶則夜
光照乘嗜美則細腰名宮辟商羽之協應感堂陛以

攸通誠博選而北面奚有夫泱泱之大風王亦聞古
之令辟乎絕影追風是名良馬命彼涓人載求于野
覩駿骨而竟悲悼空羣而涕灑台奚恤乎千金俾聞
聲以致生者爰是穆駿雲來注駒颺起良造前驅歎
臯至止天駟下于雲中纖離來于西鄙月頰後其權
奇霜蹄驚其迅駛未期而馬至者三矧招賢而奚遠
千里王欲致士請自隗始王乃道然而喜舉然而興
命羲和以吉告敕禮卿以儀陳規方辨位審曲面形
壘石爲臺于彼郊闔采漁陽之文砥致鑿閭之貞珉
集悲歌之壯士部擊筑之羣倫陶人奉甃巧者效忱

公輸佐巧匠氏運斤措址固于磐石築臺鬱其嶙峋
文梁貫乎日月畫棟接夫星辰懸三品之美質萃九
牧之良珍罄萬鎰而弗恤經百鍊而常新瓊閣玉樓
失其麗葉宮銀闕疑其真信築宮而改卜用虔召夫
哲人于是辨色視朝未明聽政敷奏既終升輿而進
揚龍鳳之文旂駕鸞鷟之萬乘躡金臺之嵯峨詠高
賢而拜命奉觴薦匝陳謨執敬氣壯三州慮周四境
泱泱督亢之坡浩淼高粱之浸悲涼朔雁之哀凜冽
邊風之勁竝凄切于予懷冀重收夫餘燼斯則經始
之雄心或亦于來之協順若夫賄豐鹿野麗擅章華

彈人以戲作法于奢役青陵而築怨守金穴以爲家
方且眄臨淄而涕隕詎云臺榭之可誇爾乃冲德布
聞賢聲寢廣九陌傳呼八方結想蘇子自周來屈景
自衛往劇辛籌合從之餘鄒衍肆談天之講任羣材
以國政奉樂毅爲亞卿合五國之甲士下七十之堅
城東侯遁莒朔騎連營積怨乍雪深怒以平植薊篁
于汶上設齊器于燕京反故鼎乎磨室歸大呂于元
英咸歎王之知人能得士崇勳峻烈與三臺而崢嶸
重爲歌曰高臺峩峩兮易水湯湯築館致士兮勉勉
我王黃金燦兮棟宇光士趨來兮霸業昌除兇雪恥

兮酬先皇登臺飲至今樂且無央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先皇', '登臺', '飲', '至今', '樂', '且', '無', '央']

曲而壁影賦

壁影何月影也而花木亭池悉具焉月之影乃在
壁壁之影無非月夜久靜觀恐非俗筆能畫也

融風警夏禾甲不鮮魚噏鵠怒澗枯木燃六螭甫息
玉宇乍圓微涼入夜素白滿天軒櫺學月萬象盈前
盡態極變靡不森然受者如練映者如川綴者如纈
動者如烟巨則輪蔽纖亦絲聯直疑山立橫似波連
象山河於尺帛圖雲物于寸縑徹琉璃而作障懸玳
瑁以爲簾旣紛披而宕漾復參錯而芊綿若雲描與
天繪憑月管而布焉爾其濤箋十幅壁高張而霜毫

數矢棟輝光而臨摹萬本。密樹列而皴染悉備。宵光
微而車蓋蔭畝。松婆娑而長戟倚垣。竹森羅而桓圭
半剪。桐初放而螺文細疊。槐相向而荇藻橫斜。蘭枝
敷而珊瑚錯落。葡萄疎而海棠始萼。舞衫秀而臘梅
戴藥。水肌瘦而紈扇疾揮。蕉翩翩而玉塵短拂。菊仙
仙而銀篦倒蒂。榴旋舞而蟻珠紛列。柑可數而鳳卵
顆顆。桃實垂而雞距鬻鬻。葵葉齊而縣鐘編磬。瓜棚
集而垂鍼倒薤。柳堤密而宮綵續紛。庭荆紅而鬢髮
連卷。徑草茸而文梁飛雲。藤架複而繡栢繞砌。雕闌
曲而渚田方廣。池幾平而巒岫嶙峋。壘石成而翔鸞

入座。臺軒爽而蹲倪伏草。石麤莽而方如削玉。几磴
碧而圓如聚貝。盆盞攢而湘娥掩映。簾半捲而篆烟
縹緲。香初遠而雪藕籠紗。琴在縣而牙籤碎錦。書滿
前而蕩兮若搖。輕風至而黯兮若失。微雲蔽而噤兮
若聲。晚蟬嘒而突兮若動。歸禽反而參斗。鹿兮羣影
隨。杳不知其何寄。而爰爲歌曰。犀簾兮蒨房。荷衣兮
荔裳。清芬兮滿座。幽輝兮半牀。招涼颺兮碧筒飲。皎
參差兮新月光。重曰。嘉陵兮翰墨。朝聖兮丹青。宛依
人兮靜影。復何辨兮。履真摹子影兮。鑲吾壁。放我懷
兮。共子清。追臥遊兮三五夕。莫相忘兮新月明。

其于滄海人遊合三正之莫休亦令海民與
人兮新燭於前與合與其寧于道兮歸時運其
運其色清且光復則深望兮歸時運其色清且

不吹其西而東而西而東而西而東而西而東
吾觀其變而與子法道觀會天而卷半軍兮寧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遠山淨賦

金風颯颯高秋正分蟬呼疎柳雁破孤雲巒清冥而
若滌景爽亢以難羣信穠華其勿染詎頑豔之爭紘
若乃葉欲望霜山初過雨天宇初澄晴嵐半吐嶼以
遠而青停荻未衰而綠嫵旣濯濯以無塵遂蕭蕭而
氣古爾其朝雲倏散曉露初收雲蒼犯日松寒入樓
蘭臯皎潔蕙徑清幽竹平岡以浮水色楊過雨而學
烟流晨啓扉以眺遠巘疑凝翠之滴予眸至於倦翮
將歸棲螢漸逐未詫楓丹還驚黛綠鳥入林以影明
樹依空而素薄似坐久以峯來乍會心而木落祝暮

霞其緩生聽松濤之捲壑其風舒也秋聲到席疎影
澄波葉將黃掩山乍白多散幽芬於天末寄蕭澹于
崇阿恍清音其可接託雅意于嘯歌其月至也高映
峯明光含石醉夜冷仍空宵深如媚水雪瑩其清姿
星河澹其無翳閒俯牕以遐矚欣靜綠之未睡况復
文茵被谷幽巒貼天亭能致遠嶠可入筵客邀青兮
喙戀秋鋪黛兮痕鮮瞻紫崖兮淨掃望丹樹兮紅捐
詎櫻欄之乍拂俾林谷兮修然正如絳樹晨妝淡櫳
雅髻萼綠遊仙香生素袂又若笙吹緱嶺卉服游翺
雪連空谷鶴髦逍遙嗚呼世競榮華山趨附麗春苑
搖紅炎風失翠雪亦雷同霜偏告瘁孰若茲辰澹然
高寄上林青兮玉樹洞庭黛兮君山吳峯高兮招越
岫太華翠兮連終南歛隋堤之五綵森岱嶽之千盤
窈青蔥其可數影疎檻以生寒余不能賦此淨也尚
效著屐乎謝安

此余年十餘時社課也久失其藁見輩偶於殘帙
檢得之徐庾小體真慚學步未能也自記

蠟梅花賦

臣居槿戶。澗畔林邊。萬卉盡脫。有花澹然。名與梅伍。質以蠟傳。幽芬滿徑。賞而賦焉。若夫紅豔漁人之水。青留西子之堤。紫落珊瑚之樹。翠分蛺蝶之圍。蒲辰則榴枝絳捲。黃節則菊蘂黃迷。蕭靜則谷蘭作友。旖旎則木芍名妃。或擬櫻桃之佐。或聘海棠之妻。或覆新亭之井。或連故苑之畦。名金傅公。香分盧女。洛下洗粧池邊。解語莫不各趁芬辰。競依雅序。賞心縷管之儔。託契絲文之侶。茲乃清風。暖朔氣迎寒。霜凝萬木。雪映千巒。羣英彫而已。弄佳植落以俱殘。獨孤

清而挺秀。且修澹以娛觀。斂淡黃兮色古。剪靜碧兮容端。傲隆冬兮骨瘦。凌結凍兮神安。松膠賞而月下。麟脯對以露薄。幽芬襲而浣俗。奇葩列以破酸。紛穎顙其若珠圓。容栗栗其如珀吐。既黯澹其似脂凝。復羅列其猶星聚。謝麗色於紅奔。辭冶顏於綠嫵。散幽意於雕闌。綻寒芳於野戶。繁勿薦此光榮。誰當哀其清苦。爾其庄閒綠野。閣秀紅樓。梅花字壘。楊葉名洲。珠簾颺而草暗。寶檻列以香浮。爰重帷其若夏。列甘泉而生秋。倚疎屏兮乍發。傍孤館兮未收。暗香達兮滿徑。幽姿動兮盈眸。匪玉缸兮影舞。不金錯兮容修。

至於美比西方。佳傳南國。性護奇葩。心憐雅植。屏俗萼其勿愉。委羣華之欲擲。采素質以爲容。擲孤芳而綴飾。茲實浹其幽懷。若欣承夫雅飭。爰是佐華勝侶。步搖環綠黛。貼翠翹吐寒芬。於金鈿舞逸態。於銀貂助蘭膏。以不死映梔貌。而如描非春藹之足擬。詎秋卉之可超。亦有玉面才人。金丸公子。鳥署爲歡。蕉牕自喜。清琴在牀。奇書滿几。晝集吟笏。夕觴花史。醕傾竹葉之杯。墨落桃花之紙。曲連洛鼓之聲。歌入羸簫之耳。或耽茲異。復飛叵羅於月中。或受此清幽。輝珠玉於字裏。皆雅暢乎斯華。勿怡情於彼美。若乃寶肥

枝於東舍繁俗卉於西園繁紛紜而是樂強佳種以
弗憐斯則蠟梅之妬也安知此之芳鮮爰爲歌曰涼
風吹玉蘂寒月護幽枝不共芳春侈藻景應留殘臘
伴椒卮歌響未畢松風瑟瑟花夢未回吟竟欲逸願
金鈴以護之長伴台而永日

健松齋集卷之十

遂安方象瑛涓仁著

表

擬

上命內院諸臣校正通鑑書成進呈 御覽羣臣進

表 康熙二年

康熙癸卯科
浙江鄉試

伏以 道存今古丹扈垂法戒之書 業尚居稽青
史立勸懲之極惟千百載之治績向 講幄以披陳
斯一二日之圖維與 緇芸而共永人鑑事鑑無非
始終典學之微是訓是行如見 夙夜殫心之密功

新汗簡慶洽班聯臣等云云竊惟治世有三權曰天
曰君曰史制心無二道紀事紀動紀言典謨訓誥代
有傳文虞夏黃農史無溢筆晉乘楚杌何當制作之
符正月春王隱寓憲章之志左史所徵在事固卽事
以見其人馬遷所重在人亦因人而得其事扶風蒐
羅百代博而能裁蔚宗贊述諸篇華而不縛正名爲
大乃帝曹黜蜀漫無正閏之分君過必書何燭影斧
聲未見褒譏之正遂荆蕪於五季還榛莽乎六朝吳
越亦有春秋楚漢亦有春秋豈真大書特書之劍天
祿亦曰外史長源亦曰外史不無文勝質勝之疑况

乎警戒無資圖書自喜每奏稱善止陸賈之新篇憾
不同時嘆相如之一賦石渠稱制僅辨異同虎觀橫
經徒勞歲月雖邇英作序終沉黨錮之碑卽綱目續
經未盡生平之學以古爲鑒自昔罕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亶岐嶷 性成敦敏 敬承禹道鈞
臺紀姒啓之功 丕顯文謨清廟頌寧王之孝當
黼座譚經之日厯宵衣問道之心謂繼治繼亂理固
從同而其義其文爲類甚博一部二十一史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吾未及史之闕也三千七百餘年莫爲
之先莫爲之後豈非待人而行哉若夫涑水勳名見

於元祐兩代而其生平論斷備在通鑑一書窺宣聖
之羹牆接龍門之鉢履儀型渺矣或若存而若亡楮
墨燦然實識大而識小爰命院臣弘開祕閣才推
二至會當校其豕魚業擅三難仍須正其字句蓋史
以鑑著既不等杞宋之無徵而鑑以通稱尤當萃古
今爲一理屬詞比事勿怠其勤搜逸闡幽俾新厥舊
沙堤高敞頻留學士之蓮綸閣穹隆遠映侍中之筆
聖人之勤也羣工有責焉臣等識媿左狐學慚揚馬
居恒稽疑考信冀陳一得之愚今日內靖外寧擬上
千秋之錄入西崑之玉局古道照人裁前史之金根

新型不遠芸蓀雪映散雲氣於墨莊韋竹烟蜚聽蠶
聲於筆陣前徽可考方將率厥攸行後事有師詎曰
其文則史伏願永厥令終所其無逸思勤治
理集凝丞輔弼以交驩治躋昇平合格致修齊而
共勉是非賞罰適協於中禮樂兵農務從其大將
言以道接遠駕漢唐宋政教之先文與行孚聿追
夏商周邳隆之治

擬

上以白糧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羣臣謝表

康熙

五年

康熙丁未
科會試

伏以盛世厘民依總秬率常供之典興朝壽國

恤銀鏐餘不盡之藏定久暫之良規益下不損於

上權金粟之遠利足國期便於民德音風發乎

彤堦雅澤春回夫白屋歡生兆姓喜溢工寮臣等

云云竊惟辨方定賦禹貢有三壤之供度地取民周

官重九式之典蓋上供原不可缺而制法務使其平

以民力運民財猶是先公兩田之義即公賦歸公帑

優松齋集 卷之十一
夏亦惟辟玉食之宜故近者力易致其羣遠者力艱
致其精原期協常以通變而貢不欲強其所無賦不
欲盡其所有尤宜準古以治今自芻牧不求病瘼罔
念征求無藝人嗟白著之來新法乍行戶識青苗之
困上下年之豐歉勿酌大小東之杼軸其空望杏當
耕卽稱貸以舉種瞻蒲可稽旋指禾以完供墨吏之
豁擊何如小民之脂膏盡矣况隨漕金運盤剝既累
於重科則以金代糧輕齎或免乎餘羨然而民哀政
虎吏媿賦蛇耗贈之例猶同未必金生而粟死追呼
之聲愈怒能無糶穀而賣絲欲仍不易之常端賴

維新之令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澤沛風雲

恩孚雨露

道燭四載櫛

松下珠玉之音

法減三章園草靜水霜之氣固已

仁周西北乃復

念切東南謂白糧與漕糧竝征賦

式原有定制而本色與折色孰便利害必取攸宜蓋
向以餽運之勞民不欲使一身之需與一國之需同
其輸輓乃近聞正羨之病下將無使一路之哭因一
家之哭竭於誅求况歲既有凶稔之不同則價不無
輕重之難一若概以定額爲準或恐星斗北而箕南
然聽以時值爲衡必且狙朝三而暮四爰命全運

後村齋集 卷之十 五
悉仍舊章從此天庾常盈玉粒慶陳因之富固亦民
勞堪任銀河忘漸石之勞洵九重克灼乎人情斯
八表咸沾於聖化臣等麥穗無聞繭絲自媿民風
雖似草未遂生成賦法比諸弓安知柔勁竊附循良
之考下下每懷荆揚之錯中中欣茲與命重申自有
易轍更絃之美實惟乾心合德不俟瞻美望歲陳
供億有常催科敢後伏願無逸書屏未央問道修和
入政府事不越虞書保乂三農出入允揆周禮則五
百里四百里三百里秭秬米均列職方之版而八十
物七十物五十物貢助徹統歸王會之圖矣

擬唐東封泰山出玉牒宣示羣臣賀表

開元十三年

伏以金函煥采明堂告有道之文玉檢浮香岱嶽紀
無疆之祚惟一十三載之治績美懿德於山川斯七
十二代之禎符告鴻猷於天地祝史志呼嵩之盛工
僚欽協帝之祥事美升中道隆昭格臣等云云竊惟
禮崇柴望常典秩於虞書化啓登封盛事傳於管氏
烝嘗禴禘宜思百祀之先衡華恒嵩必尊五嶽之長
蓋惟岱宗表天孫之望且以震位當辰極之中縹緲
雲嶠遠接乘鸞之岫嵯峨日觀遙連辨馬之峯吳越
周秦列嶂之游觀萬里鄒滕齊魯山靈之毓秀千年

洵棲神可接穹蒼况觸石能興雲雨故自軒黃而後
禪云亭禪社首必表望於東方爰逮中古以來禮秦
時禮秦壇解躬巡乎梁父之朶刻石空傳避雨之山
汾水馳旌浪奏練時之曲雖典制侈爲美舉而沿襲
終屬虛文天覆雲油司馬之書未獻銘庸紀治義身
之表空聞上明堂之圖孰是天心克饗讀乾封之頌
得無民力堪哀名山間陳祝嘏之辭下里終切矯誣
之嘆茲蓋伏遇○○○運啓昇平勳高耆定蟠仙
李於永固武功文德交修剪鷓翼於方殘內治外寧
畢舉樓開花萼氣協熏篋席敞金華學優圖史允矣

英明之質作述文皇况兼仁厚之心淵源高祖乃當
禮備樂明之日特修告功報德之儀秩宗奉圭而請
焉維帝時舉天子搢笏而拜曰予其欽哉蓋予一人
舊勞於外實惟天啓臨淄而爾百職入告我猷何必
祠陳太乙遂俞衆請特命東巡玉輅星馳歡慰齊州
父老金根雷動驚來魯國諸生玉帛迭陳笙鏞雜奏
三和簫管應知帝享神歆六變鼗鐘會見山鳴谷應
十八盤之磴道聞呼萬歲者三億萬載之休徵共慶
一時無雨于是登之玉牒兄堯舜弟湯武與赤文綠
字俱傳乃復宣之羣臣內輔弼外旬宣知鳥篆龜符

獨盛龍章夜粲遙籠大夫之松豹髓宵燃氣肅真人
之座臣等變理何能追隨有幸沉香亭北喜奉宸遊
太液池東親承睿藻欣茲報祀升柴之舉乃從大黼
合樂之餘不獲贊化亮工追房杜同心之績雖當囊
書珥筆陋程李勒石之文伏願治警三風思勤十漸
歲巡首於東省斂省耕深念兆民爲本肇祀致其敬
有椒有飴每懷明德維馨將得士燕天常集璽降河
清之瑞修誠答昊永著卿雲甘露之祥

頌

萬壽無疆頌

有序

臣聞自古帝王乘乾御極莫不鍾川嶽之精英受
天地之篤祐用能不承駿業誕啓鴻圖唐紀瑞於
赤龍漢肇祥於彩鳳瑤光貫月紫氣充庭由來尚
矣欽惟

皇帝陛下業兼文武統集創承勤孝養於
重闈鐘清長樂綿緝熙於講幄燈粲延英干羽格
乎兩階烽燧銷於四裔六符叶吉五德徵休時屆
三春恭逢

聖壽

一人有慶正符五百載之昌期
萬壽無疆共祝八千春之上算維時銅龍曉闕鐵鳳
晨開鐘簷盈庭簪裾塞路雍容鴛鴦若衆星之共
北辰輻輳車書則百川之赴巨海彤墀日麗丹城
風輕禹步堯趨

天顏有喜夔稽益拜衆志維虔光耀綺疏聲搖劍佩
千鍾獻堯之酒五絃歌舜之風葢日升川至之算
以莫不增而虹流電繞之祥方斯爲劣矣昔者山
稱萬歲瑞啓玉卮節屆千秋書陳金鏡凡頌禱之

所寓實忠愛之攸存臣謬廁班聯親承 高厚欣
茲東西南朔莫不尊親祿位名壽咸歸大德輒附
壤擊衢謠之義冀伸嵩呼華祝之誠其辭曰

於鑠景命誕啓丕基作求世德慶躋雍熙我

皇受之一十八載克配彼 天永清四海紹聞衣行
率由舊章 重闡孝養日篤勿忘典學親師經筵問
道躬勤萬幾雞鳴戒曉臨雍釋菜親耕籍田左圖右
史寤寐求賢蠲逋賑窮恩威竝建旱禱郊丘撤縣減
膳誕敷文德載續武功覆載所及罔弗攸同蠢茲萑
苻頻年旅拒救彼一方

王赫斯怒天戈所向閩粵歸誠招携服畔撻彼蠻荆
波息洞庭氣吞雲夢指顧滇黔兵銷不用我

皇右文奎壁圖書周爰咨詢乃賁徵車多士雲輿羣
材霧集揚馬鄒枚錫金詔食懿哉 聖德媲美虞唐
文揆武奮至治彌光春日載陽律中姑洗

天子萬年臣民燕喜駢玉交易濟濟踰趨日華五色
嶽響三呼述職躬桓奉琛侍子虎拜稽首矧茲卿士
星臨北闕杯獻南山

天子曰俞維后克艱

皇天眷命俾予亶厚妣任之貽敢忘

文母乃潔觥兕奉觴 兩宮千官百辟賚祉優崇九
陌傳歡百靈效順福履綏之邦家之慶祥光夜合淑
氣晨浮雲開三素化洽九丘保佑命申俾爾孔固於
萬斯年受 天之祐

雲南蕩平頌

有序

皇上受天景命纘承大統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十
餘年來好學勤政時和歲豐垂白齟齬之氓蓋莫
不蒸蒸然沐浴太平矣比以海宇寧謐念諸侯
王勞苦俾各就藩關東偃武修文甚盛德也諸藩
凜奉德音罷侯就第詎非甚善乃逆賊吳三桂
以勝國逋逃受

世祖皇帝高厚之恩不思糜竭頂踵乃包藏禍心敢
行稱亂蕩搖我疆土荼毒我吏民閩粵川黔相繼
煽動秦楚虔浙之間騷然無寧土臣聞之周禮大

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蓋諸侯有違王命則征
伐之所以正之也是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彼羲
和酒淫葛伯廢祀罪之小者耳猶且張皇六師用
彰天討况臣子而逆君父者哉

皇上命將出師一舉而服甌閩再舉而蕩兩粵隴蜀
失其險牂牁失其衆苗蠻土目望風降附三桂窮
蹙旋就冥誅夫亂臣賊子未有不奪其鬼而速之
斃者非徒辜盈惡貫也天眷有德必陰驅而默相
之况降罰固有自乎此時銜璧面縛歸命 闕廷
或猶邀恩法外乃擁立狡童冥然負固夫釜魚穴

鼠不待智者而知其無濟也行間諸臣亦何難滅
此朝食顧猶長圍守之好生之德誠不欲以攻伐
爲能然而春生秋肅仁義之道也

皇上惓念無辜旣寬以不殺之仁倘曠日持久供饋
驛騷欲捄此一方民以與天下休息卽攻城馘衆
亦何傷於大義哉 嚴綸甫下師武臣蓋無不人
人奮矣賊將懼誅迎降城下之日吳世璠自剄其
黨郭壯圖等悉從殄滅夫神武不殺所謂時雨之
師也然未有不費一矢不僇一人而成功者今旬
日之內全滇底定人不知兵此豈師武臣智力所

能致哉仁義並施 天之所以眷佑者良非偶然也昔唐藩鎮之亂九節度之衆不能制河北裴度李愬雪夜平淮蔡始禽吳元濟然終唐之世強藩叛服不常卒未能盡諸國而削平之也而其臣韓愈柳宗元輩撰爲碑雅鋪張揚厲以今較之 神功駿烈相去且何如哉傳曰王者治定功成則有樂國家重熙屢洽所暫煩 宵旰者西南一隅耳今版圖無缺四海一家從此獻囚獻馘嘉與海內維新

一人端拱於上百執事勤宣佐理於下寧人息事共臻德化之成其所以祈天永命者度非七制三宗所得彷彿矣於此而扶杖觀成雅歌尚闕則是文德武功超絕前古而羣臣咏歌紀盛顧出唐臣下也采薇出車之頌知必有賡颺太平者臣學業淺陋無能敷揚萬一顧七八年來 廟堂憂勤至矣維 天眷命成此大功敬述保佑申命之實使天下後世知我

皇上仁育義正非近代所能及也爰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清受彝奄有八荒文謨武烈作述同光重熙累洽

誕啓我

皇徽承勿替文武成康我

皇烝哉廣淵齊聖講幄崇經宵衣聽政興學明農祥刑顯俊惟茲臣庶罔或不敬修文偃武懷柔百神懋爾藩服迓矣西人俾侯於東一視同仁戩戈息甲時乃盡臣蠶茲逆渠惡同安史具曰無將矧茲不軌瘴雨蠻烟蛇皆從虺蕩我土疆殘我赤子圻父請討禡牙誓旗

帝曰勿亟整乃六師奉辭伐叛厥民何知苟或歸命尚其貫之厥惡勿俊

皇赫斯怒撰徒祠兵以征負固桓桓赴赴颺馳星布敵王所愾得道者助旗旒央央駟介旁旁諏時濯征樵伐用張組繫入越角崩五羊黔驢蜀犬弭息戎行夜隕欃槍鬼禡厥鬼彼狡童兮載承凶慝元戎十乘旦暮且克哀此無辜誰爲玉石爰戒徂旅簇簇重闡中契君長奉璧來歸伐山通道彼昏阻饑須臾緩死烏知其非

帝念征夫遲之又久旣瘁蒸徒亦殫糧糗

上天有命其何敢後授筴師中有嘉折首車徒乃譟至於昆明羣醜景附奉表郊迎元兇授首脅從皈誠

熊旗指顧六詔底平捷奏長楊天顏有喜黍谷回
春土膏脈起飲至策勳獻囚泮水維天之靈敢忘
厥始乃頒大賚錫爾臣工蠲逋宥臯四海攸同臣拜
稽首制勝廟中多方多士載績武功
天子曰嘻師行火烈誕告武成痼瘵乃切何以拊之
俾無草竊本固邦寧咸正無缺緝熙典學寤寐維賢
都俞吁咈如臨冰淵金甌鞏固王道平平保佑命之
於萬斯年

銘

萬柳堂銘

并序

古大臣致君澤民不廢山水游觀之樂然皆功成
身退歸老田園與父老子弟載酒賦詩相娛樂耳
其身在廊廟寄興林泉稱一時盛事者無有也有
之自今相國益都馮先生始先生宅楛論道瞻泊
自安無珍玩綺麗之好丁巳冬屢疏請告

上溫旨慰留相國之賢

聖恩之厚有非偶然者生平虛懷下士暇則游心圖
史登臨觴詠以寄其意崇文門外有地一區沮洳

榛莽先生規而園之穿池築山爲堂三楹雜植花卉竹木圍以柳萬本都人呼萬柳堂因名焉東爲放生池又東爲育嬰堂召僧主之歲時携賓客燕賞其中方春柳條初青平蕪漸綠遊屐雜遝無虛日稱都城勝境或者謂先生家青齊今治園於此得無美一時之遊觀未爲久遠計與嗟乎是未知先生之心也先生隨遇而安視天地如寄旅何有於園是故委之緇流聽之樵採小山突兀流水淪漣楊柳之扶疎烟雲之變換賓客士女之嬉遊視其鄉蜃樓海市何異哉景不前定以趣所涉爲景

事不預期以情所適爲事魚蚌羸蛤之得所則愛物者視此矣嬰兒無主者乳哺之則仁民之意又可見矣 廟廷事業山林經濟直以無心任之倘謂侈遊觀娛心目豈知先生者哉士從四方來皆爲詩文紀其盛象瑛受知最久輒從諸君後載筆爲之銘銘曰

鳳城翼翼崇文之東沮洳漫渙茂草蒙茸人棄我取勝地攸通絜誰構止休休馮公維公之賢百揆是宅乎德升猷門無俗客維儉養廉左圖右籍休沐餘閒遊觀是適乃瞻茲土經之營之因阜爲山穿泉作池

倚松齋集 卷之一
堂楹軒敞塗墍勿施丹葩翠草縈繞階墀何以垣之
穆穆楊柳千株萬株攢肩接肘靜綠滿軒飛花入牖
車馬聲稀蕭然林藪對時育物休哉放生澤及無告
堂名育嬰代天理物爲國宜氓以小視大調燮惟平
在巳之冬再疏請老

天子曰嘻咨予師保予資汝弼汝歸毋早公拜稽首
雍容論道爰以一德賡歌都俞錫之几杖榮及御
書端揆密勿其樂予于駕言出遊於彼郊居緇徒守
之榜無厲禁以黜以游或觴或詠不知公私何論遠
近公心若忘都人之慶人亦有言歸老於田燕齊異

地胡勿思焉維公之心無地弗然在朝在野以全其
天春日載陽芳郊豔冶斗酒雙柑繁陰之下公澤常
新如彼廣廈和風清節以告來者

叩竹杖銘

稔爾叩產。邁爾蜀都。爾節落落。爾神益孤。緇塵九陌。焉用爾杖。吾將歸老。與爾為徒。

四弟小研銘

度之徑寸。厥德則潤。磨而不磷。

健松齋集卷之十一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書

為闔邑上余岫雲宮諭書

先生為海內儀型二十餘載矣。蓋自家學淵長。人文冠冕聲華。翰苑銜鑑閩南。凡人世甚全之遇。皆所固有。無足為先生羨者。惟是高蹈遠識。當黑頭作輔之年。即引華髮歸田之興。朝野倚重處之。穆如求之。古人不可多得。僕幸叨譜末信。宿柯城不獲時親提命。寤懷高雅。何日忘之。茲有不得已仰陳者。敝邑僻處

山中疊經凋耗先生所素聞也中間差徭之陋規胥
役之積弊劣矜呈猾朋比爲奸雖兩經控聞檄行禁
飭而稅政如故蓋民困難堪者十年於茲矣昨舊令
量遷士民之心亟思脫水火而登衽席撫實歎陳字
字淒痛郡大夫梁公多方慰諭於是委曲調停酌爲
申飭弊端之議業荷諸當事矜允勒石嚴禁矣然天
下事言之難行之更難言者旣不殫勞怨而非力任
典除將具文視之何以慰父老子弟僕責深慮重誠
有旦夕不敢安者伏聞新任劉令君先生所取士也
夫尹公端人取友必端孟子稱之先生以人事君旣

以其才擢之賢書必且望其人爲循吏爲名臣今咫尺
隣封固相與有成之會况東山息駕以來蒞居桑
梓所爲興利除弊者固有同心乎令君來謁幸以此
告之罷稅政振新猷使六十里得安其田里保其身
家新令君之施卽先生更生之賜也諸議中釐奸斥
蠹業已奉行惟差徭一事向來加派爲害最大兩番
陳請皆以良法未立致啓更端胥吏得以窟穴其中
今議倣開化汪徐諸前輩條定之例事由樂輸差均
合邑上不累官下不損民衆論僉同非同私派惟良
司牧力行之耳敝邑民俗淳樸每歲正供八月全完

於此更加之意遷擢直分內事爲敝邑正以爲令君
想先生不吝爲山城一援手也士民望恩念切謹將
條陳弊政十二款并酌定勒石公議錄上先生一垂
覽焉前此困苦之狀目前救弊之方斯民無可如何
之計僕輩萬不得已之情概可見矣

與毛稚黃書

聞足下名二十年嗣從會侯處讀吳書自歎僻處山
陬無由親承教益乃邇日過訪揚亭足下引之臥室
出藏書共讀高雅之懷亦似念睦陵僻壤尚有可與
言文如方生者雖杜門習靜不敢數煩起處惟日取
詩辨諸書冥心尋繹卽如常對左右耳僕於詩文一
道向頗究心不知而作動輒盈帙昨已奉塵清覽而
撰造止憑臆慮實未能極意于古作者加以志氣傲
於揣摩精神疲于車馬因循廢日所妨實多今避亂
西湖翻因患難而獲周旋于足下斯不幸中大幸也

夫古今慧業文人雖才具極大未有不虛懷而能傳者近見操觚之士纔解篇章便自尊大心莽氣張究無實得僕竊恥之故嘗深自刻礪冀不謬于古人非外示謙抑詹詹自喜爲也足下靜氣潛修以古道自處多聞直諒應在于茲實望取僕諸詩文嚴爲論定俾得附于作者之林感且不朽如謂下土蠅聲不堪扶進卽當謝絕楮毫不致取譏當世惟一言教之至于丹黃之澤實冀增重卷帙特恐過勞滋戾古人千里神交一言投合或有所以命之者此又僕所佇望而不敢必也肅布不宣

再與毛稚黃書

前於驚情集讀足下擬漢卿騁懷之作甚佳夜來雨計生歌之善寫曲意跌宕豪激令人起舞已奏馬嵬宿草哀豔驚覓弔蘇一闕悽楚欲絕龍涎獸炭不知雪飛絃悲酒清醒而復醉避亂移家流離至此旣獲良朋兼與雅集人生樂事何以過之歸來頭岑岑恨不能作賦紀此勝耳僕才不逮古人常思以古人自處居止幸邇冀親直諒昨席間論文遽以歐曾相目持螢擬月豈所望於稚黃者邪至武令納姬詩鄙意以武令祇緣中饋早虛代供甘旨故敘及舊事星光

月光哀淑配而美新姬正以重武令也不然乍悲秋
簞旋賦嘒星曼調柔情一時竝作天下謂武令爲何
如人哉原倡小星亦有蘋蘩託先見其大竊謂善頌
髯徐惟我兩人耳

與佺亭大師書

少從先大父避地西泠在座名流皆東南之秀時大
師方馳騁詞壇高談雄辨大父指示僕此君非常人
不但文字見長也僕竊窺大作鴻文麗藻光采陸離
適寄賦杭郡教誨提携情誼周至別來三十餘年矣
先公盡瘁舊時知交亦凋謝畧盡竊意遺老猶存歡
然道故乃大師棄儒服賈篋叟醬翁踪跡已不可物
色癸卯再至西陵則超然遠引且三載矣海鶴雲鴻
誰不讀歎然車塵碌碌未知飛錫何所瓢笠更無恙
否也客秋微鄉變亂携家會城與諸郎君握手問勞

得讀曹洞撰述始知大師近駐雲門猊座之旁人天
圍繞恨三至蠡城未得親承法誨乃遠寄篇章殷殷
舊誼昔者佛說四恩不忘師長大師不繫於情而情
獨至不獨僕輩讀之涕隕先大父九原之下當亦感
泐矣僕生平備素旋里以來拙守杜門不與戶外一
事蓋患難之後閱歷已深不敢隕越以墜先德此番
播遷彌覺澹然但將來爲貧所驅又不免有蜂粘蛛
網之懼安得借吾師青蓮生火宅中也聞不時乘杯
西渡萍棲在望江門左近慈雲所至實爲便途未審
尚有此因緣否

上曹秋岳先生書

僕山陬鄙儒讀先生詩文私心嚮往三十餘年癸卯
遊京師所見名公巨卿交口稱先生且謂僕何幸得
與先生同鄉里竊憾僻處山中無由奉教大君子之
前聆其緒論昨秋移家會城有客傳先生虛懷延攬
謏劣如僕亦辱齒牙之末欲訂期過訪夫先生豈真
有所采于僕或亦好賢若渴忘其鄙陋耳乃三枉車
騎不辭風雨先生憐才好士乃如是其無已耶報謁
之項辱詢先大父行實擬爲立傳先生之意蓋謂訪
求文獻具備苦心先人事蹟雖知之頗詳然不早爲

闡揚數十年後若隱若現若存若亡便非表章前喆之意夫前喆淪亡久矣老成典型孰若先生著述名海內而能留心故典以告後人亦孰若先生取幽隱而表章之自是千古盛心亦何容私意鳴謝惟是先夫沒生卒大端載在史冊盡瘁以來知交零落未有一言及之者先生拳拳如此不覺感極而涕零耳年譜散亡後記憶不全昨承枉問補錄數條仰備採擇惟先生矜而許之幸甚

答陳際叔書

昨承招飲得讀文間諸集如玉饌仙庖極珍錯之美飫德醉心况重以良朋旨酒邪僕生平無他長少承家學頗留意詩古文辭顧十載揣摩頻年道路未能殫心作者竊嘗私念人不問窮通胸中斷不可無學沉埋章句無論已卽倖與科第稠人廣坐中談及古今詩文之變瞠目閉口畧無以應雖曳綬垂紳仍與草木同腐僕亦僅免於茫然耳足下稱譽過當得毋增我愧悔邪至謂僕虛懷好問與世俗所號士大夫不同僕竊自信人惟不足故夸耳若稍有知識天地

生 條 閣

之大何處可容我驕倨究之虚心人親之矜氣入厭而遠之亦何樂而妄自尊大也昨宇台稚黃丹麓諸子皆以此相推僕雖媿古人亦可見諸君子感孚之故矣此番移家祇賴文章朋友稍慰目前若旅况無聊數米而炊實有不堪告語者蓋世俗之論皆謂僕生世曾且叨一第儘可自娛不知先公盡瘁門戶蕭條當日所存悉燬於寇三十年來田園易主散處城隅惟師友一堂頗因貧窮砥其志氣倘使厭膏粱而襲紈袴神明幾何未必不移而他用矣用是拙守杜門懼隕先德且蒿目桑梓謬為條列利弊迄今五年誓不投公門一字非故為高簡理固有不可者足下愛我試思自處如此尚堪患難相仍流離遷播否耶夜來承垂問故縷及之所謂可為知己道也

與徐武令論賦書

兩承惠顧雨雪載塗促坐縱談竟忘寒冽惜不獲貰
酒吳山一望西泠積雪耳日讀賦辨博雅精覈當與
稚黃詩辨坻竝傳僕少時雅嗜賦學手錄賦苑盈帙
間以已意評論如子虛上林起結仍近國策梁園諸
製情致無餘李唐應試之作膚詞習句正如今日闈
體規模既熟千篇一手矣阿房赤壁以記爲賦王駱
諸公以歌行爲賦雖才極橫溢揆之正體必有未合
近世若盧次梗輩非不刻意擬古然唐宋以後山川
都邑人事物類盡非秦漢之舊落筆不古易入俚近

連篇累牘徒蒐奇字耳故愚嘗論長卿所謂賦心實
有得于筆墨之外非可以言傳若研京鍊都之作古
人已讓之單行千古自不當更爲效顰登高而賦如
二謝之風流蘊藉煥爛之神骨森挺便使人心怡神
爽不必取古人而規規求合也愚意如此足下許爲
知言乎十年以來此事都已蕪廢所有少作期在指
示疵類乃稱許踰分至以遠過前賢相譽夫今人才
雖宏博終不逮古人遠甚凌江鑠鮑是何言歟僕生
平虛衷願毋流俗相待也專公超然塵外所寄詩章
舊誼惓切殊未能忘手札煩便使代致不備

與梁錢塘書

僕文章無所知名丁未之役邀司農公國士之知召
見獎勵逾踰儕輩每念才智短淺無所報稱惟是詩
文末技或者殫志竭能稍酬知己然而碌碌里居又
將十年矣客冬得覩丰采數枉車騎高厚逾涯讀撰
著詩文藻思絡繹四應之餘乃風華掩映若此家學
淵長于茲益信僕自間關出險獲依宇下意在寄家
省會謁選長安而舊疾纏綿進退無據此時數米論
薪備歷艱困然卒未嘗輕賣左右蓋喪亂之餘澹泊
自安不欲仰累清德耳旅中頗以文章自適不知而

作遂已盈帙諸君趣令授梓自媿荒陋且資身無術
何能及此前辱足下垂問不復自匿謹錄舊稿并近
著若干首倘不至取譏當世錫以弁言資之毛羽俾
天下後世謂司農公知人得士不啻以帖括爲能謏
劣如僕尚能服食書卷以報司農公且嘆足下能推
司農公之意以及于僕相與有成寧非厚幸如謂謏
陋下材不足爲師門光寵卽當閣筆焚硯不敢辱足
下以辱司農公也區區之意蓋在於此惟一言命之

答吳芬月孝廉書

芬月足下辱手示誨諭殷切所謂謹言語寡交游謙
卑自下省事節用此持身涉世之大端足下愛我良
厚矣顧獨以僕爲好名夫僕之兢兢自持者正爲能
好名耳古人有言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三代以下
惟恐其不好名蓋好名誠外務不可幾於道然以言
乎今日則猶其強爲善焉者矣夫今天下豈盡此若
三代以上之士哉平居無千秋自命之意一旦脫棄
鉛槧所好者聲色貨利伎樂之屬而已僕才識淺劣
于世無所短長非不知州縣之任與民最親然竊自

審性疎懶不耐繁劇又頗簡直不能伺人爲喜怒吾見夫爲吏者矣賢者思爲民請命常苦于掣肘之多令格之嚴密不旋踵以註誤去不肖者得一善地亦足娛妻子美田宅忽焉而敗身家隨之矣當此之時欲好爲名高其可得乎僕常自以爲憂適奉新例遂勉就京職然家值中落先相國田廬燬于甲申再沒于丙戌比又橫罹剽掠舉家流離不得已從親友假貸足下所知也嗟乎僕之志亦可見矣若夫聲色貨利伎樂之屬實所厭棄僕嘗謂姣好當前祇足疲精神而昏志氣年屆強仕幸而有子卽不當多畜姬侍

蓋澹然于此久矣夫人一身一家之需適可而止僕承先人遺田纔九十八畝自舉進士且鬻去三之一十年閉戶未能有所增益也計自今身無逋負公賦易完三子各予田數十畝屋一區足矣深藏若虛安所用之凡人所供玩弄者如圍棋六博之類僕于此茫然不知豈真拙一至此由不好故不習耳足下以僕爲何如哉其一無所好而顧兢兢于好名者要亦愛惜品行砥礪學業或稍異于數者之所爲非真奔走公卿馳驅道路而博其名于天下也乃自名心未盡不幸有鄉閭之名有文章之名鄉閭之名非僕所

得已也夫人幸叨一第凡事關桑梓卽當爲之興其利而除其弊若淡漠視之亦何賴有我輩故嘗痛墨吏之貪饕蠹胥之橫惡劣矜土豪之相緣爲奸稍爲論列罷差徭積弊歲省民脂膏鉅萬所言公公言之而已而非好名以喜事旣爲民條議矣卽不得復有干與是用謝絕請託名刺不入公門者七年固宜爾而非好名以養高里中少年才雋之士以文來贄輒爲論次或資給薦引之獎掖後進吾黨諒有同心而非好名以悅衆甲寅之亂大帥頗多俘獲其中六人則傷郭農夫也僕見其旦供租而午繫故爲額

請六人者皆得釋所擄多良民婦女僕聞而哀之脫妻兒釵鐲贖難婦五口此亦乍見孺子之恒心而非好名以帶恩故謂僕好名者亦未親歷其境見其事耳使人皆不好名將聽其困苦任其死生皆干我無與矣文章之名又非可邀求襲取而得也好名之人其業必不專僕非能殫心于古作者也童時學爲詩古文辭先君子以進取尚舉業禁不得旁騖私取而伏讀之間爲詩歌自娛于是名爲能詩賦十餘年來沒溺于揣摩奔馳于車馬義蘊未深不敢妄有撰著也避亂居杭與諸文士約爲古學謬相稱許于是名

爲能古文夫人亦患文之未至耳文而工也逃名而名歸矣苟其未能卽炫美于通衢碎琴于都市孰從而信之僕自反甚明此番入都尤刻意砥行所就之官于仕籍爲最閒搜求遺書博觀經史求進古人之無窮此則僕之志也以是而曰好名僕將安之而不辭矣如徒奔走公卿馳驅道路若世俗之所爲好名僕方恥之而又安可效之哉足下知我故具陳不宣

與萬臨晉書

銓曹兩接光儀正擬握手作竟日歡乃不自意有分校之命比出棘趨晤而騶軒已邁返久矣桐城馬生教思僕所首拔士其人負才積學以不得志於有司來游京師意在背城借一卽圖小就其闡牘高遠淡折語語性靈吐棄一切二三塲復淵雅雄博有史漢大家之風僕以其迥異恒流原不易識今旣識之而復聽其得失將來淪落可惜乃薦之過切反爲主司所疑指心誓日詞色俱厲凡入薦始得冠本房榜發之日長安傳爲美譚但家值中落授徒爲生僕雖以

得貧士爲喜然此生之潦倒困苦亦已極矣此時客阻無資擬訪舊灤城爲旅食計便道特令上謁祈進而教之吾黨憐才好士具有同心非僕阿其所好也

答施愚山侍講書

辱示李文達商文毅二傳事詳筆簡甚佳偶有未當處據愚意商酌一二應台命耳先生不棄引爲忘年交長者旣盡其虛僕敢不盡其直耶于忠肅傳原分屬范檢討總裁以范君傳徐武功不當復傳忠肅使二人咸出一手故以屬僕數月來搜采不遺餘力自奉教先生又復質之潛菴石臺鈍翁阮亭諸君子至是已五易藁矣僕意于公一代偉人不敢草草畧過考核精詳期于至當來諭云毫髮無遺憾當書一通焚之忠肅祠中其信然耶潛菴亦云宜亟上史館僕

生平謹慎故再奉詢勿致貽譏後人耳王翽崔恭姚夔林聰諸傳大約以吾學編爲藁子然事蹟散見於羣書者正復不少僕詳考而增定之殊快所未見也景帝本紀已屬草倣歷代史例大書不過數事昨見院長以進用文武大臣卽侍郎總兵之類皆當書又如用兵遣使以及蠲租旌表亦宜書其要者如此將不勝載矣僕力疾詳刻蓋以爲繁而去之一舉手之勞耳若更以少而求益則繙採殊費心力也但景泰實錄出焦芳輩所紀私意傳會語多失實而館中又無書可考何以折衷損益俾成信史惟先生教之

上益都先生書

新秋人至伏審老夫子與居住佳勝精明強固倍勝往時且聞吟咏倡和時時作蠅頭細楷不覺狂喜天祐完人爲朝野倚重固勝常人萬萬也象瑛拙守冷署客春查改史傳忽得怔忡之疾心搖汗脫幾無生理重服葠藥始稍稍愈乃不自意遂有使蜀之命力疾西征棧雨蠻烟備歷艱險幸藉庇漸安得從事筆墨所見崇巒怪壑勝蹟靈區駭心怵目莫可各狀西趨秦棧東下夔巫得日記一首遊記六首詩二百餘首雖不敢言文或可備一部蜀道路程耳巴蜀人文淵

數向稱極盛兵火後觀場止九百有奇悉心搜錄得士四十二人大半名下寒士其年齒亦皆十七以上四十以下訥生督學曾籍三川名雋三十人驗其得失榜發中式者二十有五副車二所未見者三人耳以此頗爲士論所許雖拔取真才職分當然詎敢附古人以人事君之誼然返之生平攻苦庶幾無負且得藉此仰報知己吾夫子或亦聞之色喜耳至於凋殘之極人稀土曠豺虎環門啼猿挂壁輜車所歷城郭不完廨舍頽廢僅得於荆榛敗草中想見異時第宅膏腴之盛荒涼蕭索真從來所未經見者閱歲一

年計程二萬里舟車往返行李無資窮官薄命乃至於此可笑亦可歎也此時已入都復命因冒暑長行驟車撼頓舊恙復作目前參藥已自不繼長安錢米踴貴無計支持來夏六年俸滿擬乞假爲先人治墓爾時便道歷下當叩函丈親承教誨也令親房峨眉至蜀伏承手示萬里垂注深感鴻慈紀綱之便謹此附候蜀產四種稍將遠意闡卷併呈台覽臨稟悚切

答陳藹公書

昨辱手書值回答公車親友已登塗矣未及裁報僕
僻處山陬文章無所師承年來謬意古人不知而作
便多紙墨梁錢塘推司農夫子之意輒災梨棗非僕
意也足下不以狂妄詆呵之斯已幸矣獎借過甚是
何言耶足下文學意氣傾動海內僕在東南竊聞之
久矣頃接丰采高論遠識皆足千古君家湖海元龍
於今殆復見之來諭云倔强從不耳食非目覩不心
折獨於僕恨相見之晚又云不樂爲無關繫文字夫
詩文道喪聞風附會聲氣之衰正緣耳食所誤耳連

健松齋集 卷一
篇累牘不問能受與否輒加以凌今軼古之稱又誰
問關繫何如耶足下所見如此此固僕之所以傾倒
也特非其人重自媿耳至於先大父立朝行實其大
者悻魏璫削奪揀大司寇去官二事做鄉曹秋嶽侍
郎曾爲作傳尚未携到畧記一二奉覽足下期於有
關繫不敢以無關繫之事溷左右也健松齋詩文何
時賜教望之望之

報魏庸齋先生書

曩辱手書下頒值舊疾大作有失裁報聞請告疏已
奉 俞旨殊切悵惘今名卿宿德充滿朝宁而清忠
鯁亮眷注之殷倚毘之重未有若閣下者精明強固
方期優游論道仰佐太平乃決志高蹈如天下何然
古大臣勳德隆盛東山綠野身繫安危正不必垂紳
曳綬始爲經濟顧典型日遠翹首雲中彌增望切耳
來諭向來投贈詩章裝潢成卷携歸故園展玩如對
具見閣下葑菲不遺之意乃亦采及鄙陋使書卷末
以垂久遠何嗜痂乃爾耶拙詩稍志景慕實未能掄

揚萬一勉錄報命惶愧極矣西川之行深慚有負任
使蓋巴蜀夙稱才藪揚馬三蘇古今豔傳喪亂之餘
讀書者絕少每荆榛露宿猿狖相羣輒嘆此中安得
有文字且應試不滿千人幸獲一卷護持愛惜惟恐
其失故早夜蒐閱得士四十二人皆年少有時譽返
之廿載燈窗庶幾不負夙心仰副簡命耳閣下生
平嚴重少許可乃以得士相推獎豈僕所敢望哉來
書有云有文如此由訥生三年之培養實僕與子重
兩人之搜羅則此番苦心竊有可共信者川中各宿
無多其以才見者訥生皆深知而提携扶植之僕所

得之士爲錄科首拔者十有九人解首樊澤達羅英
等皆是也訥生爲僕言初聞試蜀之命卽諭諸生主
司識至高勿以庸碌自棄又籍兩川才雋三十人驗
其得失榜發中式至二十五人蜀人稱嘆有英才拔
盡之論僕選蜀闈全墨訥生序之備述蜀士不受僞
署節苦識正及衡文相信之實雖不敢誇得人然不
謀而合蓋亦奇矣從來人才之責培養在督學搜羅
在主司主司之識拔在一時而督學之甄陶則在平
日蠻烟棧雨中訥生取之於先僕兩人登之於後閣
下聞此當亦爲之快心也至垂問拙集僕自力疾西

行日服葭藥始得竣事未敢役心筆墨然所過山川
名勝不肯草草畧過計自發燕趙歷晉秦西入葭萌
東下夔峽放舟荆鄂以至還朝水陸舟車凡二萬餘
里得日記一篇文六篇古今體詩二百五十首才既
有限病復相困率意成咏殊不足觀諸公間共推挹
謂燕公得江山之助又云少陵夔州以後詩律轉工
僕竊志之而未逮也日來就正諸君子擬災梨棗嗣
容奉教榮發何時當從諸大夫國人後祖帳都門知
咨嗟嘆慕者不止漢二疏也先此布復卷并上不宣

答毛稚黃書

七月十八日從吳志伊檢討得足下二月所寄書蓋
自始發至披讀時已徂暑經秋矣亡荆奄逝慰諭殷
篤顧入門失良內助觸目興悲殊難自遣耳辱諭于
太傅傳僕以于公一代傳人不敢草草率易妄搜博
攷五易藁始得成篇中間質正名賢宿老商訂亦不
啻再四雖不敢謂有當作者然於于公亦既竭盡心
力矣足下過稱媿何如耶來諭云機疎二字宜易夫
僕所謂才大機疎者以于公負戡亂才其正氣直性
毫不顧慮所謂無機械之心耳使一心謀國又一心

慮患則於存亨輩必多方周旋矣惟公全無機械故禍至如此若謂指麾大事不得謂之機疎則僕於忠肅安攘之烈鋪張揚厲至矣所謂才大者謂何顧少之耶足下以機械之機作機宜之機故以相商然既謂不當便須另更二字易疎爲沉殊不爾也又云易儲不復爭故卒以不免句宜去此語亦屢經斟酌蓋帝意雖定在公自不可無言明知諫必不入然與其不諫孰若諫而不聽可盡吾心可告天下後世乎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景泰實錄載三年五月遣安遠侯柳溥爲正使兵部尚書于謙爲副使持節冊封

見深爲沂王則公非獨不諫且奉冊矣雖焦芳懟筆不可信僕作景帝紀毅然去之然在公當日固少此一段議論耳來教云云似欲曲爲公諱夫公心事青天白日卽不諫易儲亦何損於公正使璫瑜不相掩乃見生平且此語總結上文初議立邸王及大同城守易儲諸事推公受禍之根與前徐石曹吉祥三段敘公致禍之由蓋重爲公傷非有所不足也僕向來虛心凡有指擿無不立從况事關千古耶別來自史傳外頗多紙墨無人繕寫不獲附教明年史事竣乞假南還爾時登吳山快讀枕中之祕并請教益也

答王丹麓書

客歲四月中得足下書并示今世說數則詞義簡雅直可遠接臨川王先人獲附名簡末雖不朽大業非敢以私意謝然足下意良厚矣卽擬一言裁報緣亡荆病篤旋遂奄逝秋中復有仲子之喪哀慟慘切一病幾不能起今夏始稍稍愈然觸緒皆悲貧且日甚總無善狀可告知已也竊謂古今撰述作之於前必有人踵之於後太玄之後有元包新語之後有至言如此不可勝紀而世說一書獨單行今古未有繼之者非足下安得有此快事顧臨川生晉宋之間取漢

宋魏晉數百年之事網羅編次分門別類其時崇尚風流詞旨秀令簇簇生新今足下哀集將起齊梁至今續義慶所未有乎抑止今日所見所聞弃藏筆記也夫自齊梁至今爲唐語林爲續世說或紀一姓或載數朝惟何氏語林蒐采最博然其文辭已不逮臨川遠甚自不當更爲貂續矣若祇就今日見聞筆之爲書一時之流傳一人之採訪一方之觀聽豈能遠成一家言哉世說所載賢者可以勸不肖者亦可以懲有美無刺不如無作然居今日而述今人之事恐未易盡態極致矣近世文人筆墨煩費不能如古人

之雋永要以簡至爲尚使人讀之有餘味足下著述妙天下凡此數者諒有卓見僕妄談冀不朽大業毋使有餘憾耳向年家居時曾輯松窗雜述一書畧記邇年聞見之事中有數條可采自入都來便已沉閣然所聞所見尚多記憶此時史事敦迫不遑他務明年事竣乞身歸田里當爲足下佐成快舉事求其核義取其公辭尚其馴雅庶不使臨川王獨擅今古也率復不宣

答梵林上人書

客秋信宿禾城得親法誨論詩泛酒欣然適也歸來
薪水勞勞又復羈愁千斛矣讀手示知莊錫與山使
人欣慰吳門才數也虎丘之山生公遺跡在焉師憩
息其間人天瞻仰視鴛湖半榻何如哉拙詩實不堪
問世喪亂之餘都未檢飭遠災梨棗不知何以嗜痂
若此媿矣媿矣大選博采兼收意在原本性情澤以
聲華持議甚善且每集前序後評尤從來選家所未
有但序之所重在人評之所指在詩今觀序次中或
類傳記或作論贊頗無定體夫紀載之書大率其人

已往舉其生平大端而表章之故文與事俱傳集中
皆當世作者生平未可定也草草數語在吾師雖未
嘗意爲輕重而閱者頗似異同反不若止紀爵里氏
號之爲詳切也至於評語先論體後論詩作者選者
精神學問所關尤期簡當不紊千秋大業固須斟酌
盡善耳僕于此中原無一得念吾師蒐採之廣用意
之勤期于傳世無弊故不禁饒舌吳中不乏作者試
以此質之

與毛會侯書

僕自四月中入都凡四寄書蓋以契濶良久藉便通
問并陳抵京月日耳非有所冀也乃自五月迄今秋
又將盡矣由梁達燕騎遞不過五六日往來者未嘗
絕竟未得一奉手書其忘之耶郵寄浮沉未到耶抑
政務冗劇至極果不能片時暇耶亦或僕別有所開
罪而以不報示意耶私心疑懼不敢復通於足下已
復思之足下故善忘然未嘗頓忘至此也初寄三書
或因便過浚儀中道耽延迴旋他所若縣隸之歸則
固令君所遣也諒赴階墀久矣祥符巖邑汴當四達

之衝期會至繁簿書至雜伺上官接往來使客至勞
瘁然以足下之才據案作答十吏遞供則百函俱發
矣不謂尋常寒暄語遂無半刻可了也若僕重獲戾
于足下則真無所逃臯姑無論婚姻中表卽二十年
筆研至交亦復何嫌何疑豈誠有間吾二人者不察
耶然而使者南歸時又何辱書媿媿也是皆不然足
下之于此非忘也非附書未達而執掌竟無暇也亦
非有所開罪于左右也直以事無足輕重吾之使燕
者旣返矣嗣有所遣當爲裁答此時固無煩郵筒耳
豈知千里之外想望如此其殷而疑且懼如此其不
能釋也是用復有所請若僕之揭重負覓冷官守候
一年尙未得就前路方遙自顧迂拙可笑或聽之或
憐之是在足下豈僕所敢望哉客居炎熇日甚不能
多讀書每與訥菴先生椒峯西溟衡論古今恨相距
頗遠間有所作無人繕寫不能遠寄春間見所狀汪
總督逸事甚佳記語意微有可商今亦忘之矣不審
肯寄示否倘有一得當爲足下論列耳不宣

與三子書

汝回後別緒依依悵然者彌日午後卽出關病已愈
飲食漸加亦不畏風此後當日勝一日觀我自塘棲
至平望兩日內作序記數首手錄寄之則精神可知
汝兄弟須和睦此時原無所爭只是心性各別故意
異同如論文辯事之類亦非好事禊禕宜及時力學
遲則後悔必多讀書非爲人并非爲父母思之勉之
變化氣質學者第一義尤貴介子弟第一義在臨事
時一思之耳以氣性加人誰無氣性可任意乎夜來
思汝輩文字俱可自立禊氣豪禕致秀禕筆簡各有

所長亦各肖乎其人然受病卽在此豪則易放秀則易浮簡則易率病處亦與人相近勉其長去其病可也至於讀書好多好新奇兄爲弟效此最誤人夫好多非不博涉可喜然玩繹必不能到新奇乃一時趨尚有識者力持之如行路然紆途曲徑以求至何如康莊大道爲逸乎汝父少時俱曾閱歷故與汝等言之毋忽

健松齋集卷之十二

士晉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策問

擬 戊午順天鄉試第四問

問一代治化之盛必以人心風俗爲本故風俗之弊

其害中於人心而心術之淳漓實關俗尚之隆替循

蜚疏乞以前無論已周禮三物六行所以教民者甚

備兩漢差爲近古而長沙太息言之意轉移化導之

方固有未盡者歟魏晉而後競趨浮誕宋明之初其

君若臣非不加意扶培究未能返末俗而登上理其

故何與我不國家治隆化洽度越前古
皇上崇文重道教化興行淫邪屏息近復
欽定教條頒行於天下家喻戶曉固已蒸蒸向風矣
豈有人心不古風俗未淳尚煩戒董者歟夫黜浮僞
抑奔競息告訐正人心之大端也所謂人知禮義家
敦廉恥果操何道歟廣場高譙費踰中產被紈襲綺
濫至輿臺聯袂酣呼招搖市井爲風俗累匪細邦禁
之設蓋不啻三令五申矣然猶未盡革何也夫士四
民之首也士習不飭何以使民興行則夫杜僥倖以
示表率誠有不可緩者歟禮制於未然之先法施於
已然之後轉移化導其實宜何從歟王者以教化爲
大務今欲使民無悖德士無詖行度非迂濶而遠於
事情也其正言之毋隱

辛酉四川鄉試第一問

問自古帝王治天下莫不以學爲先務學也者所以宰化出治之原也唐虞未嘗有學之名精一執中傳心而已後此傳說之告高宗則曰念終始典于學成王訪落則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豈非帝王一日之學卽民生休戚所由關政治隆替所由肇歟顧帝王之學與儒生異上叅乎天人理數之原旁綜夫兵農禮樂之要凡用入行政無在非治無在非心卽無在非學內聖外王之道詎無其要歟我皇上聰明天縱敦敏性成經筵日講旣切實舉行

時上命儒臣解譯大學衍義諸書萬幾之暇游心典
藝勤學好問固已接堯舜之心傳矣猶且懋勉日新
孜孜不倦
聖學淵深度非恒人所能測然親承德化則所以
仰俾萬一者果安在歟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
曰夙夜基命宥密意心學之要固不外凝承昭事之
誠陟降紹庭之實歟大學八條目先之格致誠正繼
之修齊治平中庸言君子戒懼慎獨極其功於參贊
位育豈非帝王之學體用一原本末共貫非知無以
爲始事非行無以爲實功知仁勇三者有缺一不可

者歟六藝者載道之具周易尚書業次第敷陳矣古
人有言唯書籍益人神智將旁搜博採可以佐

聖天子清燕之覽觀者宜何先歟爾多士留心學術
其昌言之將藉以爲
補座獻

辛酉四川鄉試第三問

問國有不得不用之兵兵有不得不需之餉二者利相濟害亦相因三代寓兵於農之道不可復講矣由漢以來有長從之兵因增養兵之費唯唐之府衛明之五軍猶有井牧遺意其法而又壞矣籌兵計食何者爲最善歟我國家蕩掃驅除首資禁旅而緣旗之衆亦往往奮力前驅兵制視古爲良

皇上神謨聖畧芟刈羣醜議兵議餉何日不厯宸衷然軍興以來多方籌畫從未一議加派所謂養兵十年不費民間一錢者蓋非近代所能及矣海宇蕩

平正放馬歸牛之日欲使兵食永足何道之從歟今
天下有議裁兵者矣然無事之地可裁也有事之地
其可裁歟有議省餉者矣然額外之費可省也額內
之費豈可省歟有謂兵不可裁而可汰餉不可省而
可節者矣然幕府材官半投誠脅從嘉與維新者也
彼既舍農而爲寇易寇而爲兵矣欲使之復歸於農
宜操何術歟膏粱純袴之子隸名士伍相沿已久雖
簡稽軍實果汰者皆老弱而節者皆實餉歟夫兵猶
水也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容畜之道諒非無術
以處此矣我

皇上睿慮周詳叅稽今古向時海上歸附之衆率令
於山東河南北開墾荒地是卽古寓兵於農之意夫
旣行之而效矣推而廣之其利可勝言歟 廟堂之
上必有成算然久安長治之業期於萬世無弊固有
斟酌盡善者在也盍抒所見爲
聖世太平之助

辛酉四川鄉試第五問

問有田不墾與無田同是故洪範八政首先重農非必管商始專盡地力也然度地居民古非有餘今非不足而食之盈歉常相懸者何也豈非地有遺利民有遺力歟巴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其在今日有不同於他省者矣勝國之季羣盜盤踞毒虐生民聖朝統一區宇休養生息三十餘年頃又再遭逆亂流離遷播有不忍言者

皇上神武削平僭亂擇良吏撫循茲土梁益之區出水火而登衽席當必欣欣然有樂生之心矣然哀鴻

未集四野荆榛果何術而使流民盡歸鄉里土著各安故業無人稀野曠之慮歟古有移狹鄉置廣鄉徙穉瘠置腴壤者然人情安土重遷何以使室家寧止頃有幹年之樂歟往者以人迹土蕪詔招民三百家者文武官不論俸滿卽陞舉貢以下得授官所以蜀土計至矣然生聚卒未繁田畝究未闢者何也意招徠之方尚有當優其賞減其數者歟且夫墾荒亦難言矣以少爲多以荒爲熟故按冊則有田履畝則無田是官吏受開墾之上賞而民固不聊生也欲使循名責實戶口殷盈其地有田歟熟之後例許

五年起科顧凋瘵餘生尚苦輸納何以上不病下不病民歟昔李冰守成都疏江灌田號稱陸海張詠知益州教民去茶種桑其法有可踵而行之者歟民富則禮教興蜀都人文之盛彪炳今古誠使勞來安集數年之後將必家給人足復臻和樂之舊諸生慮切桑梓其悉心以對

題跋

蔣馭鹿浙游詩題辭

文人游覽之廣莫如龍門其以詞賦被寵遇則惟長卿蓋子長遍歷名山大川歸成史記相如見鄒枚莊忌而悅之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乃著子虛之賦所稱漢兩司馬也然未有奉筆賢王曠觀山海如吾馭鹿者當順治中鎮國公以東海之親開府奉天禮聘天下名士馭鹿首應其選夫馭鹿足跡幾遍九州所未至者關以東耳睇醫閭長白之雄峯濟鴨綠混同之巨浸作賦兔園和詩鄴下抑何盛也鎮國



影像重复

薨始歸江南今年來湖上出其囊中詩鉅麗瑰奇盡
挾名山大川之氣顧以浙游諸詩先問世或疑馭鹿
豪游殊遇其視大江止衣帶水西湖兩峯直益益凡
石耳是集何足盡馭鹿不知馭鹿胸中原自具奇山
水故所歷名山大川視之若丘壑其遇一丘一壑卽
以名山大川之識應之鉅麗瑰奇畢見之於詩是集
誠不足盡馭鹿然又安知不足見馭鹿乎文章之道
使人喜不若使人思吾先得其可喜者則可思正無
盡矣弇州詩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夫濟南游不
出幘幅遇不過公卿安足益兩司馬哉

題跋

蔣馭鹿浙游詩題辭

文人游覽之廣莫如龍門其以詞賦被寵遇則惟長
卿蓋子長遍歷名山大川歸成史記相如見鄒枚莊
忌而悅之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乃著子虛
之賦所稱漢兩司馬也然未有奉筆賢王曠觀山海
如吾馭鹿者當順治中鎮國公以東海之親開府奉
天禮聘天下名士馭鹿首應其選夫馭鹿足跡幾遍
九州所未至者關以東耳睇醫閭長白之雄峯濟鴨
綠混同之巨浸作賦兔園和詩鄴下抑何盛也鎮國

薨始歸江南今年來湖上出其囊中詩鉅麗瑰奇盡
挾名山大川之氣顧以浙游諸詩先問世或疑馭鹿
豪游殊遇其視大江止衣帶水西湖兩峯直益益几
石耳是集何足盡馭鹿不知馭鹿胸中原自具奇山
水故所歷名山大川視之若丘壑其遇一丘一壑卽
以名山大川之識應之鉅麗瑰奇畢見之於詩是集
誠不足盡馭鹿然又安知不足見馭鹿乎文章之道
使人喜不若使人思吾先得其可喜者則可思正無
盡矣弇州詩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去南游不
出幘幅遇不過公卿安足益兩司馬哉

千秋雅調題辭

憶自甲寅秋避亂西陵與諸君子樽酒賦詩犬馬齒
四十有三丹麓亦三十九歲耳風塵徵逐忽忽又十
許年矣衰病綿延髭髯盡白追念舊游不勝壯盛智
慧之感乃丹麓襟期如故撰述益工五十誕辰賦千
秋歲詞一闋悠閒曠達若有以自適者一時名人屬
和極詞場勝事夫八生之樂期於適意耳牆東一室
中花竹紛披著書學道泉石可以娛心妻子可以偕
隱優游歲月卽松喬奚羨乎今天下屏幃濫惡不根
之言甚於辱罵丹麓不屑屑流俗而能致海內名流

復松齋集 卷十二
之言以快意真壽矣真壽矣

付雪詞三集題辭

與蓋思別十許年庚申 廷對入都余適有妻兒之

喪蓋思尋亦悼亡執手榻前歔歔言別又七八年矣

今春養痾湖上蓋思過余讀所爲付雪三集聲情意

致依然餘杭大陸余因歎蓋思長余數歲柔情曼調

猶能與少年行爭長競豔余久病綿延筆墨都已荒

棄間不得已有作心頭突突有聲以是一切謝絕回

思斐園賦詩臯亭醉酒不禁衰年高枕之嘆也三復

斯編不獨羨其工更妬其健矣蓋思索余序且戒勿

以病爲辭然余實不能作姑書此歸之

恭跋先大父閣學公泰交策後

此先大父閣學公天啓甲子楚試程策也公壬戌登第官編修時魏璫與客氏竊政廷臣交章論劾不報諸大臣多引疾去公奉命偕章公允儒典試湖廣發泰交策論列時政規諷切直有云天聽寢高中旨頻傳舉朝不得其解爭切齒於奧窔間一巨璫大蠹又云宇內豈無人寧有覓臯夔稷契於黃衣闔尹之流者忠賢見之大怒矯旨降三級調外用丙寅南御史希璫意叅公遂削職爲民養馬當差追奪誥命時縱綺四出場左諸公皆死公適丁外艱置鳩以待會烹

宗晏駕莊烈閔帝立起公充經筵講官尋擢南大司
成提調東宮講讀戊寅枚卜獨以詞林預機務嗟乎
人臣進退邪正之分在所自立耳當公甫獲一第抗
言擊奸非其責也使稍依阿取容卽不必驟躋顯榮
亦何至遽遭削奪乃忠憤所積不勝其憂時嫉惡之
心以發爲慷慨戇直之論至今讀之旁觀尚爲咋舌
卒乃結主知而膺特簡在直七月復揭救司寇劉之
鳳罷歸當時紀載諸篇或稱公字挾風霜或謂璫醜
方張憤刺切直無媿董狐信矣明史記事乃以湖廣
主考爲李應昇夫忠毅以御史忤璫死詔獄非典試
也記載之書期於傳信而乃亦舛誤如此

先大父票擬簿跋

右先大父閣學公崇禎戊寅入直票擬簿公自六月到閣辦事十二月以揭救大司寇劉之鳳罷歸計在直僅七閱月耳時國事已非內擾外訌兵單餉匱天災疊告民困日深見於先大父票擬者已如此况當時政地尚十餘人其分本擬旨者危迫更當何如乎揣時度勢卽皆公忠敏練之臣同心戮力猶懼不支乃督撫鎮將滿天下而防剿要職悉歸閣宦封疆日蹙匿不上聞宵旰焦勞補救無術譬之積薪厝火勢必燎原欲永固苞桑豈可得哉先大父出都門時門

人臨清守備王道勝善天文迎謁曰吾師南歸未爲不幸京師六年內必有大變屈指已卯至甲申其言果驗天時人事可畏也已

鄭寶水先生遺集跋

癸卯之秋余與縉雲鄭君元崧同舉於鄉越四年丁未復與瑚山同舉進士因得悉其尊人寶水先生加詳然未相識也甲寅寇亂余避地錢塘先生亦與元崧棄家寓吳山往復通謁穆然古君子也丙辰福建平先生西歸余亦携家返里明年謁選京師荏苒幾何時而先生且歿矣嗟乎亂離聚散宛然如在天不憇一老顧何以爲情哉今年元崧補令海康瑚山以中書舍人出佐宣州將行以先生遺集屬余論次余受而讀之易菟一書精心理數發先後天之祕其他

撰著皆高古余尤服其論辨諸篇識解超卓多從來未發而隨筆出之益人神智其奏疏撫時感事慷慨淋漓惜乎未用於時而徒爲他人供筆札也然而先生之文章學術於此概可見矣古今文人父子同擅名者漢之司馬氏班氏唐之蘇氏而宋之眉山爲最盛蓋八家爲文章起衰一門乃擅其三說者謂得山川之秀今先生倡起於前元發兄弟繼之於後以視老泉軾轍爲何如哉括蒼山川奇秀舊多文人今有鄭氏青田諸公不得獨專其勝矣

黃山圖跋

古今遊覽之勝推康樂子瞻諸公予謂千古善遊惟宗少文耳蓋奇唱幽尋窮高陟遠自是雅人韻事然管絃絲竹之煩騶軒呵導之擾不獨塵境太喧抑或動淹歲月少文四壁丹青千山歷歷意之所至便可尚平五嶽不必蠟屐支筇始結山水緣也予性耽遊覽十年來耳目所經觸興成咏足跡所未至又多嗟此未暇卽如黃山白嶽近若比隣而信宿齊雲夢竟黃海閱江君此冊蓋深我登臨之慨矣君詩畫妙天下胸次間原自有黃山乃復含毫吮墨寫三十六峯

之勝覺仙窟禪棲祇充作者藁子奇矣奇矣予願天下遊人寶持此冊他日按籍而遊歡然如遇故舊則雖千百年後皆君爲之導師也畫圖分勝地便住小蓬萊其將囊琴襪被俟我乎少文見之必大笑曰君已遊遍黃山矣

黔遊日記跋

嘗讀北山之詩行役勞苦然不敢訟言其勞曰我從事獨賢曰嘉予未老想見詩人忠厚之意然燕燕居息數章較量人已勞逸之間未免徑露人臣事君固如是乎會侯以丁未四月補理黎平六月罷推官顧簡書在躬不敢告勞往返萬餘里夫明知李官之已裁而猶以一紙空牒跋涉于瘴烟蠻雨之鄉親老在堂冒觸炎暑使他人當此必且感憤蕭騷不能自已而會侯處之恬然觀其黔遊日記或憑弔山川或杼寫景物和平忠厚賢於北山之大夫遠矣王昌齡

遷龍標尉筆墨所寄能令遐荒增色今會侯改令復
儀頃復與

聖天子右文曠典他日志牂荆風土陳詩觀風於目
記有取焉豈直與龍標並峙千古也哉

先府君崇祀鄉賢錄紀後

不孝自先府君奄棄霜露之感垂十七年辛酉恭遇
覃恩贈府君如子官 綸音褒錫幸稍報劬勞矣顧

念府君孝友仁厚閭里共推向擬舉鄉賢緣不孝待

罪史館奉使西川未獲舉行今年冬邑中紳士耆里

垂念生平公請列祀旋蒙詳允遂邀鉅典前後甫四

十日遠近惠送至千餘人此豈不孝能使之然哉梓

里推許之公心諸大人先生褒揚之盛德而亦府君

深仁厚澤所以致之有素也古者鄉先生有德於民

歿則祭之瞽宗以爲樂祖今天下郡國之祀蓋不知

凡幾矣。吾邑風尚質實于鄉賢尤嚴一人未孚一事未愜卽不得與故自南宋迄今五百餘年止二十一人府君雖無殊才異績聳人聽聞然孝友仁厚六十里實無間言所謂鄉之善士庶幾其無媿乎祀事告成謹識數言以申哀慕若夫錫類之仁感均存歿世世以之非言所能盡也

書侍講叔杜詩選

此先九叔侍講公選本也自題卷首云丙申秋日於長安購得常夜讀之按是時侍講已變理學爲叅禪自稱月道人視萬有皆空顧獨好工部詩吾知其必有合也中間去取精當丹黃亦最嚴有屢選終刪者有屢刪復選者雖杜詩未必卽以此定然不徇詩選不傷詩歸所得固已多矣余與侍講同堂共筆研侍講少余一歲自辛卯至戊戌八年中榮枯禍福宛然邯鄲一夢余哀其志之勤而負才早殞也因爲錄出并載原評以志遺蹟若余間讀有得亦附數言學識

疎淺不敢謂善讀杜也錄成于甲辰九月時在山陰道上云

書蘄水僧等觀詩

甲子春余使蜀還 朝過蘄水謁吾師張鄂山先生

兼訪李令君欲仙留宿浴蓮菴花竹滿軒蕭然塵外是夕等觀上人來謁年七十餘貌古朴不知其善詩也翼日兩公具言合肥龔宗伯宰蘄時善其師恒度爲築此菴恒公故詩人上人由是學爲詩多蓄古今書籍前年以水災皆漂失余聞而異之夜歸叩其戶則上人已熟寢矣曉起得所爲秋影閣詩一冊高遠幽雋在皎然靈一之間擬作詩爲贈行迫不果舟中書菴宿二律寄之并題其詩後信宿東行深歎知公

之不早也

楊仲延郡丞採木紀遊跋

古今遊紀石門桃花源尚矣近世作者推王遂東然
刻畫山水雜以諧謔有文人狎氣求其觸境興懷落
筆有關繫蓋絕少矣君文學政事度越一時採木紀
遊特一時登陟之勝耳然窮高閱險歷歷如畫而體
國憂民憑今弔古之感迴旋楮墨間或蕭然遠寄或
穆然情深或曠然而遠觀或窅然而禪悟靈心妙緒
觸手雲來遂東見之應亦歎服一時題跋有云勞心
因事發抒性靈諒哉

剪霞詞跋

西陵詞學之盛吳君清來最年少得詞名最早其寫景最真言情最曲口齒歷歷覺毫楮間實有其人親聞其語余戲謂清來善言情語虛擬耶抑寫照耶清來笑不應已見蔣子馭鹿乃知清來固未婚卽拂衣挂冠之事未有也夫人惟情之所至不能代爲謀亦不能代爲語不必有其人而先有其語清來真善言情矣蔣子曰清來善言情君乃善言清來之情請書此題其後

韓文適先生手書桃花源記跋

與醉白神交十許年今秋始相見于湖上握手極驩出其尊人文適先生手書端楷秀勁如見其人夫先生一諸生耳城破可以不死而舉家就義從容慷慨兼而有之此其皦皦大節卽素不工書後之人披其遺蹟猶咨嗟感慕不能釋况其書固名天下乎醉白孤子能購藏先澤于患難之餘韓氏有後信矣

嘉定冷進士遺筆跋

此余門人羅生英受業師冷進士手書也端勁道逸望而知爲莊人正士惜乎未及仕而卒生寶藏之歷變亂弗敢失嗟乎楊子雲著太玄其徒桓譚侯芭信爲必傳今生不忘師教藏其遺蹟於烽烟遷播之餘嗚呼難矣余過嘉州生出此相示歎冷君之學行不獲用於世而徒藉筆墨以傳生之師友誼篤古道猶未泯也因書數言於此數百年後有見而好之者書法傳冷君傳矣雖然獨冷君也哉

書柳愚谷畫冊

生平不解畫理亦不復爲人題畫昌黎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余之所能也然性癖林泉每見千峯萬壑滿紙雲烟輒當數日臥遊同年紀職方孟起得此卷屬余題其後漫書此應之至問其何者爲雲林何者爲子久何者爲南宮北苑余固有所不識也雖然撫琴動操神往此中久矣

書西眉老人畫冊

高世之士其性情所寄自有佳山水不必與畫家爭工拙也汪子舟濞藏其先大父西眉先生畫冊純做米顛筆筆奇縱舟濞爲余言大父成此冊時年八十七矣所爲詩詞皆燼于火惟冊幸存嗟乎古今人書畫散亡于水火寇盜者多矣幸而完好其子孫不知寶惜究歸淪沒亦知筆墨之間固先人性情所寄有不與人俱往者歟先生高士寄意山水之外而舟濞讀書好古不戚戚于所有獨以得存此冊爲幸可謂賢矣其不忘先澤豈止畫冊已哉

題梅定九飲酒讀書圖

奇文欣賞濁酒共傾殆一幅栗里圖矣然陶公于書不求甚解其飲酒諸詩亦不端在酒揮杯勸影寄想遙深所謂此中有真意非深于飲酒讀書者不知也顧窮愁著書大是難事君家學士謂不識字乃更快活吾輩半生脈望雖老病不肯休正坐識字耳然則閉戶盡萬卷書何如開懷一尊酒請質之定九先生

自題琴鶴漁船圖

先世唐處士雄飛先生隱居桐廬白雲源僧齊已贈之以詩有云聞君與琴鶴終日在漁船想見先生高致余自養疴里居久不得愈繪此爲圖雖不敢希蹤先德一葉扁舟携琴載鶴西望子陵釣臺東盡十丸泉山高水清蒼崖紅樹或亦遣病之一法也

